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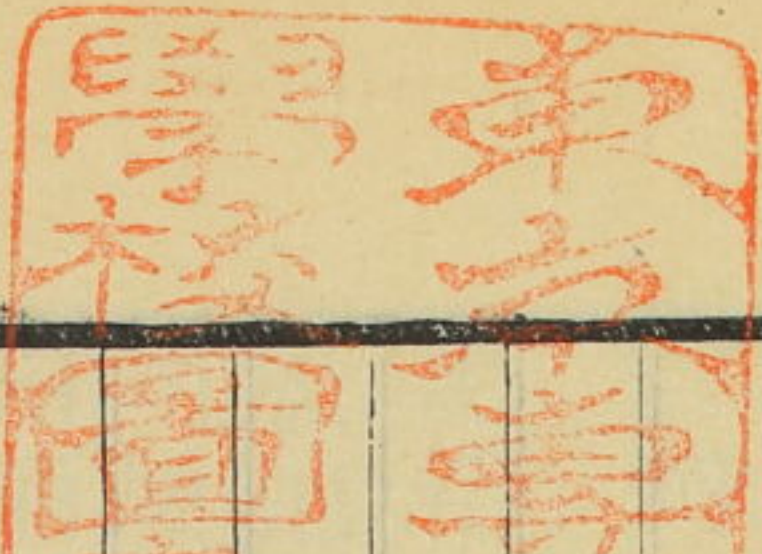


金文最

和
372
11



利
29
11



金文最卷三十七目錄

碑

| | | |
|---------------|--------------------|-----|
| 鄆縣修城碑 | 大定二十二年 | 靳康侯 |
| 重修東嶽廟碑 | 大定二十二年 | 楊伯仁 |
| 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 | | 邊元忠 |
| 登州福山縣黃籙大醮碑 | | 張名缺 |
| 泰安州重修宣聖廟碑 | | 李守純 |
| 登城縣主簿李公去思碑 | 大定二十三年 以上原列卷七十三 | 王山甫 |
|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碑 | | 張建 |
| 高陵縣令張公去思碑 | | 張建 |
| 三清殿碑 | | 翟三儁 |
| 四禪寺新修羅漢洞碑 | | 成舟 |
| 平原縣瀆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 | | 王鼎 |
| 淄川縣興教院碑 | | 失名 |

所錢文
有物辨

滕縣梁山重修伏羲廟碑
以上原列卷七十四 趙大鈞

金文最卷三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鄆縣修城碑

大定二十二年

靳康侯

皇帝卽位十有六年遍敕城邑令修完之在南山諸縣惟鄆最爲廢弛完者不過乎尋尺其頽毀缺壞蹄痕轍跡四通而莫禁雖上司屢督臨政者多避難其事越二十二年秋七月彭城劉公以壽州酒使來鄆首詢民之疾苦事之利害故多所廢置惟時上司復坐奉朝旨以督縣劉公旣承其命遂集邑民而曉諭之曰比者承上司準省文上計二萬八千限以三歲每歲俟農隙以興之此朝廷愛力恤民之意也若乃不奉法遷延歲月因而貨賂不惟負朝廷委付之意吾民其何益焉若能一舉而成暫勞而永佚眾皆願之經始於九月初朝鼓而暮止有早辦者乃割己俸必親撫而賞勞之罷者退而願進其力僉曰劉公之役秋毫無所斂劉公之役

未嘗答一人雖用力死而無恨乃相率其子弟丁屬忻然其畢其事即五旬而就成之高二丈五尺周二千步五門從而亦成皆以廣廈覆之正東曰宜春南曰仁智西曰通濟北曰望威以安處其神就爽塏也宜春之北曰長安以利天府出入攸往者也城壁始立濠池既淵環植以嘉禾異卉引南山阜粟澗谷三水以注之入餘者以充倉廩之備又餘者令民閒足用而不禁又嘗親董其役命童僕走吏或閭巷願執其役者以治縣庠之荒蕪講肆之□朽置師儒以訓頤蒙之童庶幾他日青衿白袍濟濟於橋門有取青紫而榮富貴者矣城之東西二隅因以龍臺若乃山川之形勝與夫雲霞之杳靄陰晴變滅千態萬狀不遠於指顧之間是以壯觀覽之富備詩人登高而寫離騷也於城之隙依古壘以為之園圃度地勢以就其臺榭引溪泉作漱玉琤琮之聲栽花竹養風煙蒼苒之秀斯皆非私於己在於樂民也既粉雉屏列萬瓦鱗次高棟層簷屹然聳峙者此前日壞址頽垣而荒區也或曲水池亭奇花

靜院或童蒙絃誦之聲日聞於人者此前日煙露荆榛瓦礫之地也良辰佳節邑人士女登臨而眺遠嘯歌而管絃風俗熙熙少長揖讓而往來者樂斯成而化其政者也萬口同詞則曰宣武修城從命而下也政使府尚焉旁邑倣焉則劉令於此信乎有力大抵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用力少而為功多制作壯而不踰矩此君子之作為政之本也豈有能端本而未不正者歟可以書矣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余焉

郭縣志

重修東嶽廟碑

大定二十二年

楊伯仁

臣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明神之所以昭聖德也墮山喬嶽允猶翁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聖人之所以昭神功也豈非幽顯之感通報施之明驗歟昔我始祖景元皇帝肇基王迹遂荒大東迄我太祖仁兵一舉爰革遼命及我太宗繼伐徂口奄定華夏我主上亦繇東都口纂大統肇開中興皆符帝出乎震之義也迺瞻岱宗之神乘震秉籙實司東方東方者萬物之始

故爲羣嶽之長我國家受命之攸在雖德自天啟亦惟神之陰相哉口聖在位之十有七年內外晏清禮樂修舉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民和物豐靡有菑害凡嶽鎮海瀆名山大川率命有司崇飾其廟貌嚴寅其祀事歲時親署祝版遣驛命守臣侍祠皆首於岱宗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春嶽廟災雖門牆儼若而堂室蕩然主上聞之震悼不已俾治有司不戒之罪旣而歎曰神其或者以宮廟故敝欲作新者乎迺敕庀工度材以聞明年以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徐偉就遷知未安軍專領其事彰德軍節度判官王元忠佐之皆選能也命馳驛以圖來上人受訓誠示之期約且擇尙方良工偕往營之出入帑錢以貫計者十有六萬黃金以兩計者二百四十有六及民之願出資以助者幾十萬千且運南都之材以足之復詔其工役勿煩吾民給以傭直故皆悅而忘勞矣二十一年辛丑冬告成凡殿寢門闈亭觀廊廡齋庫雖仍舊制加壯麗焉詔謂格神之道所貴致潔其當陽之像毋用漆塑以涿郡白玉

石爲之殿楹高敞勿事蔽障殿闕周設爲儲胥俾四方士民遠致奠獻者皆遂其瞻禱之心而無褻黷之患廟之西南隅舊設舍館賓客往來皆止焉郡吏時率倡樂以娛之因爲□□□□□□□□□□洞啟或終夜謹誦以神靈靜謐之宅豈可使之汚媵如此卽其地更置廟庫俾門禁加嚴蓋所以崇肅敬也自三觀而下十里達於廟禁無樵薪二十二年四月制詔翰林侍講學士楊伯仁記其事臣伯仁承乏禁林職在贊揚聖德豈敢以鄙陋辭謹書詔旨之始末與其經費之多寡敘之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東方曰仁萬寶資始神惟岱宗爰主張是雞鳴見日其高巖巖充州之鎮魯邦所瞻觸石生雲合於膚寸曾不崇朝天下膏潤無懷而下七十二君咸登茲山告厥成勳於皇時金肇迹東土誕膺天命實孚神佑我后中興出震應辰禋祀上帝懷柔百神無文咸秩矧此喬嶽宮廟制度天子禮樂災之所生然在不虞舊或未捨新何以圖洪惟聖朝監此神意親授規摹選能興事宸衷簡在民願

攸同不愆於素案圖奏功臺門將將如鳥斯革廣殿巍巍增陞以級牲酒圭幣薦羞以時敢獻善祝神之聽之聖人之德聖人之壽泰山之高泰山之久聖人之業聖人之基泰山之固泰山之維神居孔安有饗是格生甫及申蕃宣方國禮無不答神罔時侗於萬斯年福祿來崇

山左金石志 泰山志

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

邊元忠

吏有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智足以決斷世稱曰能奉法遵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已爲最又況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平昔梗概大可見矣既而臨視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制民間秋毫無所犯至

於臧獲輩亦不之識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俗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簿書鞅掌閱目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強潛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得不謂之能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外溫自公暇日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笑談之間和光同塵殊無驕貴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行天下政迹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煖士民間之莫不驚歎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都人遮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紀一日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陳留邊元忠曰古之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德政豈無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敏然於公素爲門下士載以玘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撫輿情姑道萬一銘曰其德維何廉能循良其政維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公具當少

而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
是京捕擊豪強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煖詔歸玉堂使我黎
庶借之不遑觀斯石兮何啻桐鄉觀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
日篤不忘 大同府志

登州福山縣黃籙大醮碑

張名鈇

□□醮品格至□迺□□十極高真以□□□□
□□□□□□苦裏者也奈天下之人無克舉之何哉無度師
無德高功無能職事者之稱執□□讚頌□□謬誤有失宣揚之
節以至香燭酒果□□高舉□不□□又主□□□往往始勤而
終怠此所以不惟不能獲福抑亦自取其禍安得不鮮克舉之與
登之福山泉甘土肥魚鹽遷化加以時和歲豐居人漸有好善之
心□□日與先生長者謀欲作一大善緣以追薦先逝謂無出於福
山□□然有是念未敢率易而為大定壬寅夏適東牟馬先生
歸自陝右鄉人輻湊請益莫不忠告於是福山耆老相謂曰吾願

適□豈不聞馬先生者乎方當壯歲一遇異人捐千金之資棄室
家之好芒鞋楮服曳杖而西築環堵於長安而居之幾十年長安
之人蓋嘗賴之而資冥福矣幸其歸也可以往禱為之度師必不
我拒遂相率堅請初若難之眾皆曰先生以行化為心豈必長安
福山而有親疎之聞乎義不能辭順願而來□□□卜日重九
迺誦經以相之作歌以詠之凡與□□者千有餘家無不□□
□屏葦置酒雖垂髻之子亦知欽慕及設□□風埃頓息星斗
爛然觀者如堵了不聞警欬之音雖齊之以刑亦未必能如是也
□□上聖十極高真安得不降鑒乎昔吳道子畫□□變相兩市
屠酤不集者以其殊形異相□□割□□□□狀故人見
而怖之今先生特以□□□□而能感入之心也如此豈可同日
而語也事畢人皆異之功欲傳於不朽迺屬予為文表其始終之
迹而予亦目覩其事喜為邦人書之大定癸卯三月望日汾晉張
□□記 石刻拓本

泰安州重修宣聖廟碑

李守純

泰安之爲州也有岳祠以壯觀其中有岱宗祖徠泮汶漕濟以環抱其外寔周公之封境孔子之鄉國帝王封禪之所也亡宋開寶五年徙乾封縣於此大中祥符元年改曰奉符廢齊阜昌之初改爲軍曰泰安本朝開國六十有八年升之爲州自其爲縣以孫明復石守道二先生山齊之故基建學以柏林之地課養士作成之材故常有焉魁乎天下者則耿公昌世顯於翰林者則楊公用道是其尤傑出者也惜乎歲久殿宇壞甚震風凌雨聖賢像弗克僅庇鬻舍顛漏學者鮮肯居之有司者吝出竟不之葺亦莫如之何矣歲在戊戌岳祠被焚朝廷命徐公中憲偉來守茲郡尋蒙宣召指畫岳廟營繕之制公受訓誡以還朝夕從事再葺告成上遣使來視使者見其廟貌閎麗密壯甚稱賞之因詢以岳祠之弊公迺口陳數事又言有一於此爲害尤重昔者岳祠告修所壞運司必先視之兗州然後行之故曠日持久而不能有成也且如宣聖廟

日就傾圯止請繕於運司尙三年而不報況夫岳廟更當稟於兗州乎稽滯之弊從可知矣使者還奏得可其請更其舊弊所謂宣聖廟聽以岳廟餘材修之公遂以規繩授之匠者大其廟度柱以石瓦以琉璃長廊四迴如拱如揖聖賢之像皆倣闕里而又講有堂處有齋以至庖福亦皆有所委曲以盡心期副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人特見其誠莫知其所以施設之方可謂賢且能矣朝廷可謂能擇人而任使之矣經始於壬寅三月十有四日落成於八月初四日俾守純爲文以紀之守純以職在主善不敢以淺陋辭故敘其實而復有說焉夫事之廢興殆非人力之所能也天也是學之壞久矣諸生所望者扶顛補漏而已猶爾齟齬願莫之遂今日一新甲於他郡始知天意以聖上守成尙文之際不欲有司草創而修故使先難其事也然則事之廢興豈非天平處乎其中被國家教育之恩者當如何哉固不可泥於章句而止也當以致君澤民爲心知其所以學者而務進焉所以學者何哉曰道也道之在

人則爲性性之妙用則爲神散之口應物則爲五常如或好仁好義好禮好智好信而未造乎道則其應物也雖勞心役慮求合於五常而處之然亦不能無蔽孔子於是有六言六蔽之戒也若乃造道之深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其應物也不待勞心役慮求合於五常而自然合矣孔子於是有一以貫之之語也由此言之學者之所當以道爲事也子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欲夫學者之以道爲事耶猶恐乎未之能入復示其所以入之之門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當是之時顏子不幸曾子獨得其傳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其子思之論道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孟子之論道則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二子之立言無少詭於孔子者蘭陵荀卿反獨非之謂□□□□不知其統嗚呼荀卿胡爲而云爾也是與二子同

門而異戶歟是其學之淺不足以知其深歟徐以其所著之書考之蓋其學之淺不足以知深也何則荀卿有曰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觀乎其意則是以聖爲道之極也豈知子思孟子以神爲道之極而得孔子之所傳者歟宜乎妄生詆訾而不顧也守純以謂儒家者流必欲助吾君明教化不先造孔子之道則難矣必欲造孔子之道不先踐子思孟子之言亦難矣而荀卿之說反使天下後世有惑於二子失其所趨嚮故爲辯之俾學者知其所以學焉他日或爲朝廷之用庶幾乎不迷於政矣癸卯四月二十有六日李守純謹記

山左金石志

澄城縣主簿李公去思碑

大定二十三年

王山甫

昔東西兩京垂四百年守令號爲循吏者不爲不多然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惟龔黃卓魯數人斯蓋被天子命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學勸農而一出於已故能成名然而由縣佐而得聲者止一仇香豈非權在己者易爲功事因人者難爲力哉否則何其得聲

之難也如此自魏晉而降逮及本朝而能度越仇香者卽吾奉訓
李公其人也公諱完字道全朔州馬邑人也性識穎悟日記千言
甫八歲中神童科總角隸進士旣冠調石州司候正直剛毅不畏
疆禦石守王夢徵每憚伏焉後授澄城主簿下車之後振舉頽風
革以前弊先是縣民豪族大姓通行賄賂趨媚縣僚貧民無所控
訴公諭之以仁明教之以正理使人革心不能欺誑雖被刑眚莫
不服其臯由是上恬下熙則用殷富乃興建學校崇尙儒雅時縣
學獨一宣聖殿公增大其規廟廡堂齋煥然一新平居撫民以恩
使民以信德政薰濃散爲和氣之浹洽自是風淳俗厚政簡訟稀
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萬戶之繁劇治之猶一家然大定癸卯
春朝廷遣使察臣簿中有政迹者擢縣令公奉敕改授忻州定襄
令旣去闔縣士民劉玠等各出家貲立祠南門之外樹碑紀實以
示去思之意命僕爲文因採民聲以歌之歌曰
彼美古□兮丹延之□井邑萬戶兮勸於務農時有強暴兮恃財

之豐趨媚官僚兮賄賂通□□□□□幸遭我公兮
儒冠之宗來佐是邑兮協民於中抑強扶弱兮請謁不通化惡爲
善兮人皆檢躬星士訪問兮誰或蔽蒙歌詠德政兮萬口一同茂
實英聲兮達於天聰璽書加勉兮百里是封舍我云邁兮指之河
東民懷去思兮將安用情伐石紀德兮□□□□□兮血
食無窮乃心景仰兮不渝始終大定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晦日立

石澄城縣志

以上原列卷七十三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碑

張建

嗚呼唐室之衰也豈一朝一夕而然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安史
之亂置軍節度而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故兵驕則□□而自立帥疆則叛上而不朝魏博鎮冀奮臂而唱
於前淄青澤潞躡跡而和於後皆互相表署合從連衡欲效戰國
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稅爲私有天子不問有司不呵含
育貸忍百有餘年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大厯貞元所以守

邦也乾甯三年鳳翔李茂貞以兵犯京師□□將奔大原次渭北
華州刺史韓建遣其子允請天子幸華州昭宗畏逼復欲如鄜建
追及昭宗於富平泣而言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巡
極塞車駕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
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
得昭宗□□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昭宗難之建
自率精兵數千圍行宮以譟請誅李筠以清君側昭宗不得已遽
斬筠以謝迺悉散殿後□□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建又使中
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號呼遂皆見
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有神□□御幄旁厲聲叱曰汝
陳許閒一卒爾蒙天子厚恩至此輒敢爲弑逆事乎建倉惶而退
亦莫知爲誰明日物色訪之迺華之城隍神也昭宗亦□□遂徙
其神於行宮明年八月己未車駕還京師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
光化以華州爲興德府封城隍神爲濟安侯遭五季亂離典籍廢

滅史逸□事而不傳然華之父老至今能言之而言之未嘗不流
涕也當是時王珂鎮河中羅紹威鎮魏博趙匡凝鎮河陽朱全忠
鎮汴梁李克用鎮太原楊行密鎮淮南李仁福鎮靈夏錢鏐鎮吳
越皆熊蹲虎踞垂涎舐掌幸時之亂以飽其欲曾不能遣偏裨將
率老弱兵爲勤王衛社稷之計乎今此神□縛草傅泥彩色外飾
假以成象尙能赫怒奮威呵叱不祥拯天子於至危極難中以此
知當時藩鎮大臣皆土木之不若也蒼天蒼天此何人哉□何心
哉自五代歷宋以行宮爲太守之署迄今因之署之東北其祠在
焉大定甲午太守完顏公□晝錦是邦每布政之暇常憫此祠處
於隘□百姓朔望奠酌艱於出入而葺飾不繼榱瓦朽落貌像黜
昏神雖不言若有所待公屢出言如有財力之士而能遷建增廣
者許之州人張鐸□□楊林暨前道正韋道樞聚父老而謀曰吾
鄉雖屢遭兵革殘毀之甚□而不被弑逆之名者賴此神之力也
盍遷其廟於外以便祀享眾允其請□□得爽塏地於子城之東

南隅正當離向拱揖佑德之觀宜其神明得所安焉遂平其坳堦以基以築百堵既興寢殿始構迺立高門高門有闕口口乙未五月旦日以牲幣告神而遷於新廟禮也於是輦石北山礱而碑之求文於僕以紀神之英烈且俾後世亂臣賊子聞之有所戒懼焉吾口口之父老篤於忠義不忘吾侯濟安之德既已記其營建之始又為作迎享送神之詩以遺華人俾歲時歌以祀焉其辭曰聰明正直兮惟神之德矯誣竊攘兮惟神是極謂唐室之衰兮神猶主乎山川謂晉民之匱兮神尚歆乎血食何凶悍之難制兮敢乘機而肆逆口震怒兮威聲雷吼彼姦孽兮掩耳而走主雖弱兮時獲載甯城雖危兮民得固守華之父老兮至今思之念昔艱難兮悲歌涕洟感神之德兮家口而戶奠答神之休兮秋嘗以春祠薦肴蔬兮刈玉井之芳蓮進酒醴兮挹渭水之清瀾神之來兮旃綵霞翻神之醉兮覲舞風旋父老兮欣欣偃口兮拜神願神兮無斲降福兮孔均日將暮兮神聿歸風蕭颯兮雨霏微雨公田兮及

我私望有年兮其庶幾

金石萃編

高陵縣令張公去思碑

張建

太史公序循吏傳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予始疑其說以謂循良之吏必有赫赫之名著人之耳目或號霹靂手或號神明政而曰百姓無稱何也豈不以循理之吏不求近功有愛民之誠心使民陰受其賜歲月既久民知其愛已故思之無已非若沽名釣譽之徒內有所不足急於人聞而專苛察督責以祈當世之知求其愛民之誠心則蔑如也久之情態俱露謗亦隨之是以民視吏之去如越人之視秦人肥瘠了不加意斯人也烏足謂循理之吏乎故吏之良者不伐其功人所以高其功不矜其能人所以稱其能及受代之後人思其德繪其像而事之此其所以謂之良吏也口川張翺字子翔博學有才識著名於時大定十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授單州軍事判官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東京留守推官今為解鹽副使自公之去高陵也既

更三政矣而民猶念之豈非有愛民之誠心教之以孝悌廉恥不
爲鉤距詭異之行雖嘗加刑責者亦服其義而稱頌之初公之莅
職於是也有訴其男毀奪女娣之妝匱者公以子之長幼妻之前
後諭之其口悔悟而去有妯娌不睦日相詬詈聲徹縣署者公遣
女婢以義責之其人慚而止三期之間所斷獄訟不啻數十百使
人修省改過皆此類也歲或亢旱公爲之焚禱無不感應士或惰
學公爲之誨諭無不勸勵今口口口夾谷公尹京兆暨陝西路提
刑使柏德公同尹日凡幕職有闕必委公權行其事非廉能夙著
何以致此公解職之明年朝廷遣使廉問備得公善政之詳不數
歲三遷其職任邑人曹璋率諸父老繪公之像構祠堂而事之朝
夕瞻望而不忘其德如周人勿翦甘棠而思召公也明昌五年春
友人王彥達赴試來京師丐文於予口口口之政予曰昔子產爲
政三年而人歌之孔子所以謂古之遺愛者以其久而不忘也今
張君去職八年而人尙思之是亦口口之遺愛也予旣嘉張公之善

政且喜高陵之民不忘公之德故系之以銘曰

猗歟張公治適厥中人樂其政不自爲功其功不有積而愈厚賢
者德業可大可久昔之小民競利紛爭感公之化禮義由生昔之
士子挑兮達兮服公之教朝書暮詩今公旣去繪象於堂千載之
下以配甘棠金石萃編

三清殿碑

翟三儁

嘗觀口混元三清經云昔大道之炁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
炁乃成一聖人自稱元始天王劫號延康年號龍漢夫元始降舍
枳陵之口二儀未有區分混沌空流梵炁天道之時化虛元始凝
元氣始結碧落空歌紫書炊葉元始安鎮敷落五篇之靈文普示
諸天之宗範立爲洞元正教口於紫微上宮故洞元靈寶度人經
云元始祖劫化諸天上元復祖唯道爲身則知其先也爲天地之
根其尊也爲萬道之宗又經如是億炁二炁相生乃生道君劫號
赤則年號開皇道君禮元始爲師乃稱元始天尊元始以大梵隱

語授付道君以訓天中爲能尊承其教乃封悅那林昌玉臺天帝
位登高聖治元都玉京故大洞經云上清高聖大道君者一統玉
囊君治藥珠玉闕七瑛口房受事元始者是也又經如是億炁三
炁混合乃生老君劫號開圖年號上皇稱金闕後聖君以師事道
君將以靈章訓劫聖故預稱後聖君也考其本洞玉口之始當開
圖上皇年劫之閒老君於天上已同化三清也久矣奈何管見執
於一隅以老君來劫下度拔兆民之日便爲有相之初甚矣其誤
也多矣尹氏元中記不曰太上老君常居紫微故一號天皇大帝
一號太一天尊統金闕後聖君者是也道君老君元坐煜翼金色
蓮花之上元始元坐空浮口色獅子之上以赤書玉字真符龍文
安天之根開日月星辰之明鎮地之源立嶽瀆山河之勢廓落五
方色位流演萬象元綱保制劫運使天常存普植神靈咸賦通體
至於八冥之內細微之口亦莫不由其造化焉且三清巍巍大範
在天地之光凝化空洞之上鬱結太元之中其始也悉無形相悉

色根化天上爲三清其實三體俱會一真皆是真空真中有精妙
元化成若景雲之沓煥乃无狀之狀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信其然乎考其上而無上仰其高而彌高天地已判陰陽
有造人物產形各歸天地一炁於身先本三清祖炁而化今之兆
民唯知敬享宓犧爲己之祖殊不知元始乃己祖之祖也不然何
有元始之稱當不愈加敬享口雖宓犧軒昊而下口至高辛唐虞
之世相承爲天下主是不亦嗣繼元始祖炁相吹而降者也故能
祖述三清之道垂衣拱手悉皆無爲而自有天下也故德經云我
無爲而民自化治國修身未有不由其道而成者矣是故三皇五
帝之來首崇道與儒教其名雖析於二既究經綸之効其道乃歸
一也蓋一者道之名也道之所由生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故使後之被化
修身治國之口抱一无離口悉致柔滌除元淨而无疵愛民治國
而無爲天門開闔而爲雌明白四通而无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爲而口口長而不營咸歸无爲自然之道也況乎變代遷時綿歷
千千之載建邦立國口口萬萬之春其於教也順之者昌違之者
亡善惡旣明禍福旋踵由古迄今莫不有驗於當世者嘉祥縣邑
之東北隅萌山曲屏之中峯巖靈秀宛若物外趣宰公常大同職
是邑日異之曰自古名山大川洞天福地非天真大神上聖高尊
則不能稱其境乃誘靈寶道友卜築三清之殿泊真武靈應真君
之殿前後相次有像俱備正七曜玲瓏之冠垂九色離羅之帔巍
巍寂默其於應口則无乎不在尊禮之際儼然人望莫不生畏山
之雲霞兮晝暮縈紆於殿之上下山之松柏兮冬夏蒼翠於殿之
左右簷蕙飛翼梁棟臥虹丹青錯雜金碧晃耀窗含舒日門闢長
霄殆非塵寰之口有緣或一到者卽灰富貴浮雲之心自起鉛汞
還丹之念祠之口口若天網之恢恢逸口無口疎而不失福善禍
淫不徒席而見之者豈克勝計是致素善者愈加其善而不善者
革故維新亦歸於善矣傾邑敬仰咸行善心四時之內每月三七

及庚申甲子之辰感三清泊真武靈應真君護度之德扶老攜幼
齋戒沐浴焚香稽首供敬再拜祭之如在未嘗有闕公一日政暇
又與道友復議爲廟像旣享於此嚴飾如是尙闕口表口口道鴻
化之辭乃其馨丹誠鳩工僦匠選鑿名山璞玉琢磨成碣用贊三
清爲天之根歸烝賦像護度兆民罔極之恩刊之貞珉口以爲報
也鄉閭友舊知予素習六經貢舉儒業兼參五行希夷之道請予
爲記予故樂然而口書之大定二十有四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

朔庚子日記贊曰

元始初降天地未分二君惟翼體會一真化生諸天浩劫獨尊開
闢三景是爲天根使天長在闡以龍文上无復祖唯道爲身五文
門羈回口宗因有知其音書其功勤上授諸天下度兆民死魂受
口仙化成人生身受度劫劫長存爲物至微一烝尙均天覆地載
三清造恩殿構像立兆民致夤巍巍大範无上无倫忘本忘朦迴
禮信聞 石刻拓本

四禪寺新修羅漢洞碑

成舟

清之東南皆山也距縣四五十里林壑深美突然而秀出者顯揚翠屏也峯巒如畫左右相圍者玉柱華嚴童子也此山之閒泉甘土肥稼穡豐而草木茂四禪精藍在焉寺之興也久矣大魏正光元年與靈巖禪刹同時而建本號顯揚隋氏之末改賜今名中有義淨三藏手植矮松偃蓋婆娑異於凡木樹下土石閒往往得舍利居人敬信之三門之左舊有五百羅漢洞二十餘閒歲久不葺上兩旁風聖象損缺且不與寺之殿堂相向僻在一隅甚失崇奉之禮高唐善士時誠頃因他故至此見而憫之歎息而言曰物之興廢固自有數何羅漢之洞僻陋如此而世尊之殿鮮麗若彼哉乃長跪合掌告於主者昉公戒師曰五百羅漢皆佛弟子也或修道於優樓池上或證果於伽耶山中鉢一擲則天神獻甘露錫一口則地獄扇祥風口其功德者熱惱變為清涼觀其形容者灾殃反為福慶道果不為不高矣利益不為不多矣今塑像具存而洞

房摧毀且又褊小誠欲為師移置於殿堂之前新其棟宇而廣其閒數對列賢聖之象令十方信士得展供養之儀口其許之乎師仰而思之俛而答曰吾豈無心於此哉吾幼而學法長而遊禮中年以來憤招提之不振也遽興土木之功四時不輟者已數十年矣勞筋苦骨何勤苦焉至於羅漢洞日夜思之熟矣祇以力未暇給非取此而捨彼也汝之善緣道念正愜吾心果能移而新之豈特許之又將贊成之褒大之時誠者退卽下翠崖渡清水至夾灘訪於嘗所往來檀越之家勸誘善士十餘人鳩集貨口百餘千走詣招提相其地形而三門之右久為山水衝注卑下之甚乃與同來善士李文輩運石負土數月而平再往化緣檀越響應施金施木施力者踰越險阻輻湊山門遂召木工度其材陶人計其數圻者檢其功於是自左右偏殿而南起建洞房六十閒接於三門於中安置半千尊者之象外作行廊廊下之柱洞房之扉皆以漆塗之寶殿之勢由此而愈尊名刹之風由此而始備自壬寅五月迄

甲辰十月畢功中閒冬不避風寒夏不避暑雨朝勤夕修以至於成既成聖像有損缺者命工補完廣集大眾設珍饌以慶其成監寺重宣欲刊諸石以傳不朽請余爲文以記之余方從事於科舉辭以言近旨淺烏能鋪張其事而揄揚其美耶彼徒堅請之至於再至於三義不獲免詢究本末紀其實而已大定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十月乙亥初一日 石刻拓本

平原縣淳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

王鼎

大哉佛之爲道也以無相爲宗寂滅爲體至妙爲用湛然精常不假聞見然開化眾生必資於像口口口胡爲聞鐘磬之聲則合爪頂禮而生忻敬觀刀劍之器則顰眉感額而生慘畏哉是知像法之爲教也其利亦已溥矣故自犗以及精自小以及大自有相至於無相有爲至於無爲譬由取火於日必緣於珠艾出金於鑛須資於鉛炭俾眾生了然易知趨向者敢妄於塔廟哉東坡先生有云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

而惑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使其人無心其書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嬉遊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德州平原縣西方淳熙寺大殿者其來久矣值後周時大毀佛教像宇盡隳至唐以來邑人每遇齋日猶羣集設供於故臺之上至大中時有邑宰王賓回與輔尉崔瓊昂臺剝堂塑阿育王像於其中五代閒已經河決湮圯至宋乾德初興爲千佛殿祥符閒再經營改後遭宋季宣和乙巳年寇盜蜂起寺被焚蕪殿亦罹害餘址巋然爲瓦礫之堆其基係屬前殿院聖朝天德閒本寺觀音院有比丘僧曰智深俗姓王氏恩州厯亭人也世隱於農幼習儒業忽悟火宅脫俗歸真祝髮爲僧律行精嚴叢林敬仰一日指故基歎曰斯殿焚廢將及三紀使過其下者憫末世之衰敝誚緇流之怠惰我旣爲佛弟子可忍坐視弗顧甯無愧於吾教乎乃懇請於前殿院主僧廣俊欲復修建廣俊憐其懇勸久而不忘欣然立與爲之主於是命工師求大木歲月之閒雲委山積

無何正隆失御括天下之良材以修南京被籍之後中規繩者無餘焉繼遇南征誅求百出民不聊生遂寢其事以俟甯謚既而皇天悔禍真主應期王化復行四海無事大定六年智深喜而言曰真人出矣泰階平矣民生厚矣萬物阜矣緣可興矣乃先化於邑中時大富長者閭口首施錢三十萬俾爲營建之張本焉以時遇邇響應財施益多智深又出家貲懇告於五戒蘭端齊善淨劉慥李惠佺等曰此中新脫兵火兼地薄川平無修梁巨棟與眾等同往太行以購貞材如何眾皆悅隨至臺山伐木歲餘不意山雨暴至蕩無子遺尋卽還歸其志愈堅無毫髮退轉色八年再訪山求材歷巖崖之欹傾度澗谷之縈紆十尋百圍凡中度者皆取焉旣回苦雨浹旬溝澗漲溢幾於漂溺因失其路轉於山西風餐雨宿面垢足蠶疲茶不可勝言復值羣虎據路無少怖畏乃默祝於佛曰若弟子稍涉欺給俾死於虎口無恨倘合成就勝事乞諸佛證明卽令路開語畢虎皆四走往返崎嶇危死者數矣五戒臧迪張

善聚檀越馮口趙善端李友杜革觀智深堅懇如是艱苦又如是各運上品心欲成無量果悉出己財相率助力與前五戒蘭端等經之營之夙夜忘倦終始如一興役之日千杵雷動土庶雲集富者施財貧者効力輦米運麥獻繪饋綵者無虛日焉至十二年厥功垂就智深病革乃呼其子王浩及五戒蘭端告曰吾營寶殿已成而前廡未就世所謂撲簷者爾等能成吾志否二人泣而諾之曰謹奉遺命越歲餘落成其殿廡規制宏敞雄傑靡麗不惟甲於諸刹雖善言者亦不能形容觀者自知如在靈山驚嶺親觀世尊之妙相使人人向化皆起善心實相法不言之教也今年夏友人靈若冲忽叩門謂僕曰僧智深創立寶殿辛苦口十餘年所費無慮數百萬功德亦已大矣厥子欲丐文以紀諸石令表暴於後世僕卻之曰子知智深非飽食欺佛者其績當書柰寡學謏聞不足以傳信請之益力因歎而謂之曰昔有爲僧者往往指射佛宇誑誘世財而乾沒者有之市膏腴之田爲子孫之計者有之舉息與

人而獲厚利者有之緣事終不能就為世人譏評者有之未有如
智深財施不足則益以家資其子浩則敬而奉之略無吝色也又
父作之於前子成之於後苟非夙植善根與佛有緣何以若此乎
謹歡喜稽首而讚偈曰

平原古名邑昔有千佛殿宋季遘兵火化為灰燼場荏苒逮三紀
觀者興悲歎時有僧智深能闡西方教敬發宏誓願重構巍巍堂
邑有大長者首施三十萬由此眾善人五戒及檀越悉發菩提心
成此大緣事利益被一方功德回思議龍天諸聖眾應生大歡喜
子終其父事獲福永無邊願迴無邊福普及含生類

淄川縣興教院碑

失名

上缺壽下缺廢盡撫定之後有石昭信下缺聽有司請□□□
□宿植善根諦信三寶乃建庵一所日進下缺達欲召募德人□
□安請眾□□福之□有僧□□覺淨者下缺皆□□人世農
□草逐□□□□□比諸郡遇統□普渡下缺文□焉□□

德□思欲甯觀來還故里寓□龍興□律□□□下缺□□□

□□□者以則質之否則毀之□□□下缺□□□自後□□□

□□□殿宇繪像僧房廚庫所關皆下缺其□□姓蘇氏□

□□□後□□□深閑□相妙達開□稱暢下缺□廣延方眾值

□□□墮之□□盜嘯聚比屋嗷嗷日不暇□甚若下缺□師□□

義眾歸業至大定八年閏□月十八日告□集眾下缺□容色如

常右脇臥而□□壽六十二僧臘三十三善明姓王下缺大定癸

巳五月十二日化去俗壽五十五僧臘二十二祖師覺下缺□□

□□大定甲午六月二十三日化去俗壽六十一僧臘二下缺□

閣維之後皆歸葬院東之瑩塔中仍將下缺敕額以刊翠珉用□

興建之本末耳時大定歲次甲辰□□下缺日石刻拓本

滕縣染山重修伏犧廟碑

趙大鈞

變通之謂道道因人而乃宏制作之謂聖聖惟變而是適夫道之

在天下也其體則入於無方之神其用則出於無窮之變以神爲體故能示人以其象以變爲用故能成物以其數象數者固道之所出然適時而宏之者其唯聖人乎自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位乎其中神與天地俱德與天地並範圍其化輔相其宜是以起發創制興事造業以範天下以表來世智巧不與而能彌綸天地之道者蓋盡通變之妙眾人莫得而窺之爰自上古民人無別鳥獸未殊無衣食以自養無器用以通利及伏犧氏以聖德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建五氣立五常造書契而文籍生理人倫而王道著正君臣尊卑之分明父子夫婦之義作爲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皆所以度時制宜顯仁藏用民物安逸傳休無窮非聖人體道適變其孰能與於此萬世以來人賴其利故景仰之不足又且立祠繪像布在天下自王公士庶莫不崇奉而致祭焉惟茲染山之祠其興久矣推其所自蓋其西二十里有伏犧冢畫卦山在焉官爲建祠于

里奉事是廟也其山川秀麗聖水滂湃僅牟西廟之髣髴豈非勝概之餘迹耶自後唐長興間重修之後其堂宇窄隘加之歲久弊壞甚不稱瞻依之望逮聖朝以仁德惠政口興天下時和年豐民淳事簡故鄰近鄉村奉祭祠下以祈應福祐者歲時不闕頃年又承禮部指揮許給據存留故鄉民耆老等敬神篤厚殆非一日致力於是廟積有年矣其獻殿三門及東西堂舍塑十王府君像皆比年節次而成惟是正殿聖像尙未完治於是謀費於鄉人資功於眾力眾亦欣然左右其事故鳩材命工擇日之良卽堂之後創基構殿而廣大之經營不日翕然而成其殿宇壯麗繪像丹青煥然一新以御馬侍從莫不畢具落成之日囑大鈞爲記以傳不朽大鈞謂靈祠之在天下凡有心者皆知敬奉至於作天緣事非因其時得其人則不可成如向來之祠其功力亦小小耳然自再修之後綿歷二百四五十載之間其効力葺治者寂無所聞方今承平日久民皆嚮道遷善今又蒙官給公據住持眾等樂於竭力盡

智以畢其事豈非值其時得其人歟是宜書也遂紀其歲月以刻諸石庶幾後來者知事神之勤且無怠於繕完云大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三月甲申朔二十八日辛亥記石刻拓本以上原列卷七十

四

金文最卷三十七

金文最卷三十八目錄

碑

同官縣靈泉觀碑 大定二十五年

楊峻

重建汝州香山觀音禪院碑 大定二十五年

□克□

夏邑縣重修儒學碑 大定二十六年

左容

冀州節度使王公名魯重修廟學碑

路伯達

重修岱嶽廟碑 大定二十七年

宗有□

涪化縣重修岱嶽廟碑 以上原列卷七十五

失名

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

蕭貢

鄒縣玉皇觀碑 大定二十七年

房暎

掖縣李尤魯園亭碑 大定二十九年

范懌

重修炳靈王廟碑 明昌元年

廣處仁

太原府學文廟碑 明昌二年

趙灝

續修太清宮碑 明昌二年

胡筠

上黨縣西韓村石牖碑 明昌二年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 明昌二年

淄川縣法王院碑 以上原列卷七十六

郝長卿
趙名缺
失名

金文最卷三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同官縣靈泉觀碑 大定二十五年

楊峻

粵以元璞未分窈冥而含五太淵宗至寂恍惚而蘊二神雖寓強
名難窮妙體上無復祖惟我是身在乎太初太易之前生乎無象
無形之內塵劫雖壞亙古常存分清濁而肇乾坤運化育而誕景
曜允為萬烝之祖宏闢眾妙之門鑽仰而彌高彌堅究詰而至元
至妙孰知空洞而內隱別體甯測太無而中蘊至真肇自公孫黃
帝之登極也以道化天下志洞清虛心傾妙有感西王母而降駕
授帝玉像元始天尊帝置宮中道觀之上辰夕朝謁然宮觀之號
絲黃帝之始也厥後漢唐仙宮道觀碁布天下去縣之北僅二里
餘有靈泉觀者寔岱宗之行宮鎮銅川之福地形勢雄壯殿宇崢
嶸西腋嶺峯之雲巖翠侵戶牖東瞰漆水之煙浪潤徹軒楹南面

孤祠暮雨猶孟姜之泣淚北規神水鹿苑隱梵僧之譯經周迴顧
盼嵐光堆裏松蘿影中雙闕連雲重樓聳漢誠一方之奇觀也政
和初道士口景安乃元魏天師謙之苗裔酷厭塵網栖心物表飄
然而至此忻然曰吾頤真之地也未迨再期創營北極殿於西巖
之上日以焚修爲事逮四十餘載而羽化師法眷孫党存信繼而
住持性頗敦厚心尙恬澹言論朴直授伏魔錄戒律嚴肅擬碧潭
之明月清無纖翳驅邪療病應猶谷聲挈幼扶耄以求救治獲痊
愈者不爲尠矣由是父老莫不欽慕其行業暨召齋醮遠邇雲臻
迄大定初王師南征軍須匱乏許進納以賜宮觀名額法師喜曰
斯廟雖榜東嶽聖帝之廟名然非朝廷攸賜竊觀廟有甘泉疫癘
者飲之輒愈鄉老目之曰靈泉不若具厥事跡陳告儻得一額茲
亙古亙今之難遇也諸道友咸懌其說法師遂以狀聞省部迨於
敕下賜今名額法師欣然曰況吾教中立觀度人最爲鴻因今契
吾苜宿之志矣由是萌心營葺鳩工市木創建三清殿重修岱嶽

殿炳靈公殿嘉應侯殿西齊王殿法堂三門客廳廊廡廚庫寮房
咸罄嚴備瑤像繪壁尤極臻妙若斯經營三十餘載厥工告畢參
差殿閣瓦砌鴛鴦而凝煙屈曲廊廡階瓊瑤而晃日重門啟鑰
風光凝壺中之洞天危檻橫虹眼界擬海面之閬苑莓苔氈徑薜
蔓繡牆曉卷珠簾聳天峯醮揉藍之碧夜涼玉宇和月泉飛素練
之寒雖曰華胥未易過也法師曰生平之願足矣或曰大道無形
上眞非象胡爲勞役形神而事土木之工耶師答曰道雖無形無
形莫宏其道眞雖非象非象奚彰其眞雖微妙而差別終有無以
相依昔黃帝睿聖聰哲尙事玉象於道觀之下余何人哉安敢不
營葺觀宇欽事眞聖哉至大定歲次大荒落師春秋七十有五八
月十五日而羽化門人有二長曰李冲虛次曰党冲惠孫前管內
威儀裴宗微小師党冲惠謂余曰本觀爰古嶽祠不知元起何代
也先師住持垂逮三紀晝不暇餐夕不暇寐罄竭囊輟專事經營
暨於完就然厥勤勞固非一朝一夕矣況本觀額名雖荷宸恩所

賚非先師亦不克得也冲惠雖不肖濫叨冠裳夙昔追省誠慮先師平昔之勤績湮滅於千載之下薦恐後世罔知創賚觀額之由煩公為我記之刊於貞石庶俾後人知本觀肇起之根因耳余辭曰峻沮濱布衣假使有倚馬之才難免雌黃不若求文於權貴雖匪吐鳳之句褒踰金玉冲惠曰此龔瞽之識見況文章天下之公論幸公勿辭僕不獲已勉書記銘曰

至道希夷元精一炁視聽無形生先象帝寔侶材宗靡知誰子難窮難詰強名強字宏肇妙門溥育羣彙昭明兔烏曩屢天地中誕人居上豎君治逮於軒皇洞究至理格彼元女密授奧旨玉像欽崇道觀肇起宮闕葺修秦漢奢熾黃冠党公紫府傑士佩籙捧符馘妖翦祟德服耆艾行播遠邇殿宇經營囊笥捐棄聳雲樓臺晃日金翠福鎮銅口雄莅漆水皇恩優渥寶額頒賜勤勤一身任持三紀迺撫元因迺書銘記萬載千春永播休美

金石萃編

重建汝州香山觀音禪院碑

大定二十五年

克

如是我聞大悲者觀音之化也菩薩始以有聞而至於無所聞始於無身而至於非無身能以有聞而至於無所聞則無所不聞雖無身可也能以無身而至於非無身雖百千萬億身可也況於手乎況於眼乎雖然如是非無身無以舉百千萬億身之眾非無身無以示無身之極是故散而為百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為八萬四千清淨寶眼其道一矣又何疑哉所以歷代國王大臣欲覺一切種智開不二門成無口道者或崇奉佛事營建伽藍增嚴相貌傳譯梵音口度淨種茂殖妙德廣樹眾善以為民福田也粵有河南汝州之境嵩山之下汝南三十里有佛刹焉在乎山之巔曰香山院既妙莊嚴王少女善口口口道場也其現相口跡未之詳舊有傳刻此不復紀曩自宋元符以來住持者相因仍葺輪奐寢侈僧徒居依不啻千指以大士遺身在塔靈應殊勝歲率以春二月諸方之人不遠千里而來敬禮者無慮萬數隨其緣力而行布施寺僧終歲之計不勞行丐於是乎足越大定二十

四年春天子東幸國以唐國主壻大興府尹駙馬都尉奉國上將軍烏林荅天錫移授河南路統軍使公下車之後興滯補弊革故取新材優厭折蓋於暇日漁獵經史修明號令親詣周訓練伯伍爰暨唐國公主歷遊西南勝概敬禮跡周覽山川相綢繆蔚蒼閭寂窈深富有佳氣雖在人閒不接塵境歎噫嘻此真道人修地也復聞大悲菩薩成道始終之說油然欣慕茫然自失愈覺此身泡夢電幻現於利那頃愛欲牽纏大為患累若非毀除身遠甘為流俗無有是及歸休舍常以此語示人念念於斯望將歸依焉會住持沙明法秀適赴開封大相國寺智海之請由是叢林虛席亦物故有意火敗一無所堪主與駙馬共為悼惜孔疚於懷思還舊觀亟發懇誠特為之倡以錢與駙馬共為悼惜孔疚於懷思還舊觀亟發懇誠厥功乃徧詣諸善知識眾冀為資辦其成功德而一方士庶從而

和之期月之間獲鏹幾萬比邱體此勤懇祈進士心肯堂構不日有緒將告厥成一日主謂僕曰菩薩大士割棄情緣樂從正道毀舍膚體證此妙果與諸眾生有大緣何其道場遽賴茲我亦帝子事有相契彼何人歟我何人也嘆患不至而患不為也實以天地父母莫大之恩有所未報尚不能擺落塵緣盡如釋氏法世歸之義行止無定今此勝利既集上願將圓我心則喜如熱得涼如闇遇不遑歟僕雖寡聞敢即圖之夫世之人能以一香一果一蔬一飯酌水齋心而為供養亦自希有況夫發大誓願捨越口大佛事者乎是亦優曇鉢羅葬時出現耳非公主幼具佛性夙植善根與此菩薩世本眷屬緣契素熟何其感化眷眷之如是也今此廢者興剝之以此聖因上奉國恩下福黎庶至於初復為

來者觀口雄麗因像生口口口生悟其於報聖勸化之道亦至矣
哉如是如是為佛塔廟功德口一口寶布施獲福無量抑聞昔僧
懷盡所得宣律師傳記天神之語謂聖人示跡興廢有口口口口
年常重口口今其將在茲乎僕東西南北之人也從事黽勉頗有
年矣雖未得歸依而想其口口為有佛焚香再拜作禮而記時大
定二十有五年 寶豐縣志

夏邑縣重修儒學碑

大定二十六年

左容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寓其教人倫善風俗
人才所自出焉此三代為治之道故學校不可斯須弛於天下也
周衰之後不知教出於此而子衿逸於城闕詩人有一日三秋之
歎近世通府會都閒以設學支郡小邑不過廟祀孔子往往棟椽
摧折不能禦風雨之暴堦砌頽圯蕭然無人跡之行春秋惟官長
循舊例釋奠一過而已執事者又皆胥徒市人學者弗與是可傷
也夏邑舊為劇縣自往年兵革之餘民物彫弊邇來稍復安集為

政者但區區於簿書期會以舒目前之患而以學校為不急之務
漫不省視者十之八九大定二十六年秋王侯之為令也仆者植
之廢者起之凡其當為者不計己之利否也極其所至而後止始
則肅而治之既而民從約束獄犴寢衰侯曰此俗吏之所能富而
不教吾安避咎爰假於學之故地獨豐碑在焉徘徊周覽不堪其
頽乃召諸故老而詢之皆謂曩者亂離縣之學宮一夕而燼是後
鞠為蔬園而籍於官聖像寓私家侯因力請於漕司數申明而許
其請猶以地窘狹隘又市於民以廣之語諸同僚無不贊成者諭
於闔境無不盡心力而助之者事必躬親曰算月計是經是理不
數月而殿興臺門告成暨廟像考古制度而更新之尙慮齋堂廊
廡缺然未具復計費請於漕司亦已許可興修之次駸駸未已也
於是釋耒耜而挾書冊乘游惰而事儒業者閭閻侃侃而有洙泗
闕里之風父老喜而相與告曰我有子弟王侯教之侯之善政及
我民者不能歷舉興學其一焉宜有金石刻文以示來世於是北

走數百里之濟濱謁記於余余以謂王侯舉進士連中甲乙之選其職任所居有能名民訟既平則致力於學豈不為知教之本歟夫繼道者善也成道者性也仁義禮智性所有也惟賢者能舉聖人之教循性而導之以善譬如水行於地脈絡通達其有窒塞者亦在於人所以導之何如耳夏邑民淳事簡予嘗過之亦樂其風士之美將見為士者皆道藝通明優於仕進其風俗漸染則婚姻喪祭皆中禮節其閨門訓誨則父子兄弟皆篤慈孝友順之行以至行乎道路則幼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以昭學校教化之功焉昔衛颯下車修庠序而為吏人之所褒稱韋景駿光治學廬而為小兒之所迎勞今王侯之治視古循吏為無愧所謂記者誰不樂為之故援翰而不辭使歸刻之以慰父老之心亦欲他時繼侯為政者尚得以觀覽焉侯名德彰字公正世為遼陽人

夏邑縣志參河南總志

冀州節度使王公

名魯

重修廟學碑

路伯達

夫道德之發有源教化之興有本本不固則枝不茂源不浚則流不澄必欲植教化之本疏道德之源莫先乎學而已學之所設自有虞氏始至於三代尤專尚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以繼繼承承安甯長久踵數百年豈非道德教化之功歟由漢而下繫於吏治其長民者但驅民於法令之中競以威嚴苛刻而取能名閒有崇儒術而導之者反以為迂闊其於疏源植本之意不亦謬乎冀為古名郡舊有學冠於他所經宋季兵火之亂埽地無餘本朝應天順人奄有方夏武功既定文治迺興遂詔中外繕完儒館其所費輒以公府泉給之冀之學復基矣然前後守臣視為不急之務故竟莫能興使吾夫子祭祀之儀缺然不具服衣冠鼓篋笥者偃偃無所從積有日矣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既望中奉大夫王公自河南路轉運使移鎮是邦下車以來治崇安靜吏畏民愛不踰時而政成會仲秋上丁公乃釋奠於宣聖行事既終顧見廊廡傾欹垣墉頽毀喟然歎曰學校之廢一至於此今

天子隆上都首建善地設學宮眾生徒考之以詩書明之以禮樂薰陶至和爲萬國倡吾州距王畿不遠有當承流宣化任興作者舍予其誰越明年河南始甯公爲出俸資募工市材大其制度以營之惟大成之殿與前門少加增葺餘皆鼎新大總作室之數爲楹五十有二復飾廟貌增明經像祭器什具皆稽於禮資於用初闔城之內有水皆鹵及公祝役發地得泉其甘如醴因修之爲井編戶歌謠悉歸公至誠之應亦或烝我髦士養而不窮之意也爲日凡六十有五厥功告成郡庠諸生喜而來告且曰僖公修宮於泮水魯人歌之文翁起學於成都蜀人美之今公之德化不啻僖文而吾鄉人感之又非蜀魯比不志石刻何以表焉願以文請伯達牢讓數四義不能辭而論之曰昔郡人孟軻居止近墓則爲築埋近市則習買鬻而毋三徙始鄰學宮乃戲陳俎豆揖讓進退之儀竟稱命世亞聖之才又釜陽民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訟於州刺史將至於學見廟中韓伯愈母杖不痛悲泣至家後改過勵行

卒爲善士以孟軻之大才未近於學不免習鄙事以焦通闕行一遊於廟不害作新人然則養士化民之道悉由此而出矣而況士有所養則英俊得民有所化則刑罰弛英俊得則啟治平之路刑罰弛則扇仁壽之風而公所至皆興學養士舉有成規豈淺丈夫所能測哉今公方宣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敦獎人才學者方嚮公之化將見舒秀發之才吐宏傑之氣掇巍科登要津者比肩繼踵而出皆能以三代之道事君報國又豈獨冀人之幸也公新武令族學曰子不名蓋褒之也有子師儉業進士舉適在侍下因請書之大定二十七年五月朔日記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重修岱嶽廟碑大定二十七年 宗有口

粵若太極分而爲兩儀兩儀立而生六子本乎天者親上日月星辰麗焉本乎地者親下山川河嶽奠焉其類既分各從祀典於是咸在夫東者造化之所起而嶽者神靈之所宅主乎震位爲五方象帝之先口口岱宗爲萬物更代之處距兗地之雄勝互魯邦之

口詹太皞領其權句芒司其令厥德配地於時為春巡狩者止焉而攷功德志道者登高而小天下口有口天周回三千餘里是謂三宮空洞之口口記所載不可誣也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之域凡有口口則秉彝好德之倫莫不崇飭廟像歲時祀口口所以戴天齊之作口口日來之佑也同城澄城縣襟高顏帶漆沮控上秦走蒲坂爰當要路是為劇邑於稽古迹則有隋文帝魏元成之舊莊驗以澤民則有鄭楚相呂大防之遺愛沃野四闢居民萬室教口口徵家給人足祀廟之奉詎可闕焉古徵之北有岱嶽廟自戎馬生郊之後暨震風凌雨之餘歲月寢遠敝壞滋甚知廟道士呂居仁微妙兩觀願言一啟以謂人者神之所依神者人之所宰若坐視其敝而不為興起雖然神罔時怨奈何日鑿在茲況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眾因微悟感願恍隨翼旦遂與邑中耆老度其鮮原揆之以日鳩良口口眾材闢宏基構廣廈經始勿亟迄用有成於以感崇朝徧雨之雲於以肅在廟駿奔之眾茲見門牆山口庭中水

潔畫棟虹橫瑤階肪截上通雲漢碧參萬瓦之鱗前直郭門清蔭兩街之樾霞升氣接河汾遠日出冷連條華高聿成壯麗之觀是日嘉甯之殿一到則俯仰於淨境之中逍遙於塵網之外香火之緣自起名利之心遽盡又何必大寓言之叟謂可並秋毫小游說之士謂不口口者哉廟既成弟子王抱一以其師營造之勤求為記述愚即口其森然如絕澗之松湛然如清溪之水誠羽士之侯範為教門之領袖即此勝緣諒非矯舉因毛元銳以塞所請庶使口口道口神遊長揖稷邱公鄉校羣儒口仰更新韓吏部大定二十七年歲次丁未惟一口乙巳肫越四日戊申鄉貢進士宗有口記

澄城縣志

淳化縣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夫太極初分兩儀肇判萃爾精英之秀為乎山岳之靈嶽之最尊首稱於岱鎮彼兗州之域儼然魯邦所瞻位居五嶽之伯號美上天之孫不歆季氏之旅祭豈假秦皇之升封掌人倫之總籍主生

死之權輿言其神則微妙無方變通莫測繫人之吉凶禍福有感必至應如影響焉言其體則峩峩崇崇風雲會聚雷雨蒸騰扶持造化茲為地之德也爰自歷代以來封崇旌顯表其神異者莫越是嶽乎昔虞舜之為君也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夏禹之時別九州也奠高山大川九山刊旅唐錫元圭告厥成功焉周之受命也武王既定天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歌時邁之詩至於方岳之下告□□□大漢之興武帝放古巡守之事薦禮百神封泰山禪梁父以刻石紀功焉頌於詩載於書編於史傳皆帝王之休功茂烈丕著莫不率由舊章嚴修祀禮稽周禮大宗□□□祭用牲用蜃大司樂迺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所以儼鬼神也故得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禽獸蕃財用於是出焉寶藏於是興焉無一物不資其生成無一□□□□育者也洪惟聖朝奄有四海懷柔百神保社稷等山河之固任公卿法台嶽之靈以增修於□□□□於諸祥惟嶽瀆之神載於

祀典者郡邑官屬歲時祭享夫消化為邑在城之東北依山之險舊崔府君祠後人易為東嶽廟歲月浸久楹欹棟撓瓦墮壁摧聖□□□□下濕殆將顛仆真可歎惜加之基址褊隘人皆相與非稱事神之所有邑人郭浹等迺啟願言化到市民曹成曹珪□□已業稅地周圍玖畝零在於舊廟之□□□爽塏之區復葺是廟繪塑締構累年於茲猶未畢備至大定癸卯之夏也太谷白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敬謁祠下遂覩修葺之事勸諭工師莫肯怠惰繼□□亢旱率其僚佐精意以禱神神歆其誠屢降膏澤或時之疫癘民之疾疹復致哀禱即獲康愈公之用心益加嚴奉庶幾變凶歉為豐穰變愁歎為權謠豈惟一方之民得□□□之祐助抑亦百里之內蒙公之庇蔭今廟也殿宇宏麗門墉崢嶸碧瓦煥日雕甍飛空體辰極之正位名蓬元之洞天迴環廊廡二百餘椽繪畫神靈七十四案既□□革故無雨剝以風披神之燕喜以來甯人皆鼓舞以瞻仰嗚呼天下之事言之易為之難作

之於始者易廢而復興者難是廟起於將廢作之於難為甚可慶也與人口口口口是宜刻之貞石傳之永久來請於僕欲紀其實愚固鄙陋上不能發揚公之美事下不足副眾意之懇求安上義不獲已謹述此廟之廢興而為之詞以遺其民使口口口祀神其

詞曰

岱嶽巖巖萬古尊嚴于天峻極為國具瞻邱墟雲雨主宰蒸黔靈鑒昭格害盈福謙於皇時周口口口謳哀時之對來朝諸侯魯僖之世秩祀嘗修霈然徧兩協氣橫流漢武欽崇歲至元封王母親降圖受真容唐元在位稱其岱宗天齊為聖美號穹窿梨園舊址口口口矣仲山之陰古廟頽毀邑人二三有汾陽氏豈憚艱難神宮載徙於彼高岡莫此一方培均錘凸補陋薙荒繡畫棟廣殿長廊繕飾未備屢換星霜粵有白宰口口靈祠因歲早嘆憂民阻飢用伸懇禱甘霑應期多黍多稌如京如坻公之推誠喜是經營廟貌奕奕民皆樂成有餽既馨有酒既清薄奠匪報於心震驚神

之來速聲口應谷神之聃蠻民之為福災害不生豐登屢卜文賴神功誰不祗肅金石萃編原列卷七十五

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

蕭貢

北極宮在縣城西北隅始作者與歲月無刻識不可知也來狀以為起於秦漢鄭白渠成岸有積屍水通城流飲者多病遂起紫微殿以鎮之以予考之非也古者事神必於國郊或名山大川高爽之地禮數不同大率為壇設位祭之而已無飾畫神之象者秦與漢初亦然至武帝時齊人少翁言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各置祭具焉以象事神起於此然亦止於宮中畫象而已猶未有雜於民間興起祠宇號為宮觀及搏土刻木而為之象者來狀之說蓋俚語相傳而然不足採也稱祠廟為宮觀度道士以守之蓋自近代始然則是宮之興也其亦近代歟逮乎前宋之末兵革擾攘飢饉相仍黃冠散亡長廊峻宇焚蕩圯壞歲久而荆蕪瓦礫之場餘存無

幾不庇風雨貞元中道士李居實稍葺治而居之悼其褊陋自誓於神營之經之起於戊寅迄於丁未乃成其制蓋南面爲大殿以尊北辰通兩廊焉四殿東西相向以爲天尊列宿三官四聖元辰天師靈官之位各置其象所以起人之敬心焉中壇三垓以事天地日月星辰露而不屋所以達其馨香焉爲堂以肄講讀爲齋以接賓客爲廚以供飲膳爲室以安寢處重門洞啟以表內外環以長垣□□□金碧丹漆之觀木甍瓦石之飾壯偉閎麗十倍於舊遂甲一鄉旣已相與礪石於庭以記來請曰居實於此久矣始者見吾祖師之興飾是宮而旋見其壞也今我又竭吾力以集厥功靡費歲月銖積寸累所以興廢補闕無所不至今宮旣成吾老矣不爲之記則來者烏知吾之勤哉庶託斯文以垂不腐予聞而笑之曰道者旣歷見前日之興之也難而壞之也亟則今之所成者將傾圯之不暇其能久乎是旣不能久則碑之在世亦預幾何自有碑碣以來銘功紀德者未曾不爲無窮計也然有石刻具在

而人已寂然無聞者有字畫僅存風摧雨剝火燎蘚澀不可讀者有螭首斷缺龜趺拆裂委棄埋沒於蒼煙野草之間不復見於世者有幸而在世爲人磨去故文勒爲新碑者以至破爲柱礎搗練支牀者今漢唐故都之左右者皆是也功業之著文章之工字畫之奇猶且磨滅金石之不足恃蓋如此況予與子區區者乎道者默然無以應予遂書之以爲記云從仕郎試京兆府涇陽縣令武騎尉借緋魚袋蕭貢撰

涇陽縣志

鄒縣玉皇觀碑

大定二十七年

房 暕

曩者曲阜黃冠女道士李崇彥先於尼山之上結茅在後遷於繹山法華院修葺約五載以來繼而又率道眾孫行信姬行忠史行德師徒四人遷於紀城之內復斲其茅庵一所特啟殫誠勸建敷塑三清聖像玉皇殿宇於是經營二十餘年工畢完備若夫枕鄒邑角亢之宮踞繹陽離坤之位況迺在邾子故國之內臨紀侯古宮之旁勤無俗冗深誠真趣迺仙境聖迹之地也噫異哉李崇彥

當日良籌妙意興工用匠非不留心方纔工畢豈意逝矣茲者有黃冠女師姬行忠乃崇彥之法嗣也故嘗於其聖像殿宇加之丹牘不絕修葺愈成華飾其所謂繼先師之遺風也其人姬行忠欲將昨該大定二十年所降條理給到是庵號爲玉皇殿仍姬行忠得領住持公據欲以刊記於石奈以行忠並無法眷亦勿徒口弟衰老無能獨力難成遂邀請到山居野人李淳錫張道真劉道元三人同爲住持是觀茲輩俱樂習道德之風皆耽慕林泉之興略無名利之心深有喬松之志既聞之見召罄誠而遠來建立斯碑住持是觀其所給據日署之曰軍今改曰州云有日蒙本處二下村皇甫源見訪禱余爲記其事因余以若懷汎濫而焉敢測源乎大洋如抱壑敦而那能度高乎泰山義終不能辭勉爲記之以貽示人云耳時大定丁未九月日東魯梁國房暎誌石刻拓本

掖縣李尤魯園亭碑

大定二十九年

范懌

東萊古大郡也郡城之東南三四里其地高明景物尤美有山峻

拔疊嶂層巒聳若青螺扶搖□□□神山也有水清泚冽泉湍波引如素練環抱而長流者掖水也水明山秀嘉氣鬱葱喬木蔚然以□□竹森然以相映門墉深邃簾櫳虛靜有堂巍然修設香火足以奉聖真有亭翼然嚴潔盃觴足以待賓客兩廡之前花楹藤架重門之外蓮池杏岡有勝概貞風最爲嘉處者驃騎節使之園亭也公自壯歲協贊朝廷力盡勤勞敬思祖考月陳祭祀偉譽英聲聳動中外內任則歷□門將軍御馬副使太子少詹咸有嘉績外任則歷懷邠毫海太守皆有去思遺愛之美也累遷瀋州節度使專以寬愛爲務訟簡棠陰民安田里尙恐吏治不明政事有失忽於聽訟餘閑默思之日余官至三品壽逾七十侯封開國邑倉千戶功名次於衛霍富貴亞於金張身雖康甯而年已老矣豈可尙貪榮祿而不思佚我以老乎於是累上表章懇允致仕遂卜居東萊問舍求田得是勝地重命增飾以爲修真養浩之所日與羽流禪客詩人逸士抔碁酌酒撫琴分茶逍遙游宴於其中高

養天和自適自得雖漢之疏廣晉之淵明無以過也太上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虛言哉噫軒冕之貴安富尊榮世人之所共欲也林泉之樂清虛恬淡世人之所罕慕也公能捨軒冕尊榮之貴好林泉恬淡之樂不唯今之罕見求之於古亦難得其人矣一日公召長生劉先生同余飯於園亭復得造其門觀覽徘徊嘉樹芳叢名葩異草無一不可人意者公移坐延留禮待勤厚乃屬余爲記欲刻之翠珉以傳後人余感其意不敢以固陋辭故爲撫其實以記之大定己酉仲夏旦日甯海州學正范懌德裕謹記

石刻拓本

重修炳靈王廟碑

明昌元年

廣處仁

古之民也趨市井就田野隨其業而處之自後則郡縣鄉里疇井分焉民之所以得安居樂業而無驚惶橫疫之災者亦必有神明協佑之故也愚嘗驗典祀之所載者岳瀆邱陵之神其處固不止卽其地而置立壇廟而獨至聖炳靈王之祠在在建立者何哉

蓋王之靈也炳然王之聖也至矣輔相岱宗之帝吁納風雲化育萬類威雄驗於衛國英靈見於佑人是以前代超啟王封故在在之民謂陰功厚德旣徵於前則景貺洪休宜有福於後其愛戴畏敬之心發於中而禮諸外也宜矣兩城村者春秋茅城之舊址引匡山脫泗水地肥沃人淳直於村之東北隅有王之廟存焉而去道稍遠摧毀不治昨於本朝天德閒村老徐成鄭彥者慨然主之約費數十萬金雖率於眾而不足者給於其家擇匠鳩工徙之近道以便村人之瞻拜丹楹碧瓦頗極壯麗而神像尙且未備故徐成之子桐鄭彥之子曇克承父志以畢其功塑繪金碧廟貌一新可使瞻者益敬祭者如在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水旱之求疾癘之請速猶影響之荅矣鄭曇徐桐來謁於余余嘉其志而服其誠直書此以記云耳明昌元年歲次庚戌四月辛巳甲申朔八日辛卯建濟州進士克州學正廣處仁撰

石刻拓本

太原府學文廟碑

明昌二年

趙之風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故能
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不一塗
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矣太原自周秦
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鎮分虎符者例皆修障隄飾戈矛以
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
窮奧威震荒遐六七十餘年開無犬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
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
邦歎館弗修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尹稍
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貳二公以殿
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閒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
尙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
於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淳勵風俗爲已任始至首謁先師
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籍喟然歎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
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翠甍華而不

侈考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
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陛可以
降升閣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十步有奇隆基三尺餘高壯
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楹左右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
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
在焉講學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
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
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
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儒業學生徐
躋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
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
農夫耕腴其穫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
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
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

今貢舉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疏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造無所遺矣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為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敘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山西通志

續修太清宮碑

明昌二年

胡筠

今之太清宮即老子舊居也今之太極殿即老子降聖之地殿南有虛元堂相傳為老子講經宴息之所自口冊之後亦以殿名之宮中舊有八檜今惟手植存焉太極殿東有九井或傳老子初生九龍吐水以浴聖體又謂老子生而作禹步步成一井井各有龍靈跡甚著迄今歲旱州郡官僚拜祝勺其水設壇場而禱之隨即雨降毫古殷湯之故都也按藏經老子生於殷武丁二年然其踪

跡多見於周世司馬遷不得其實但稱與孔子同時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孔子歿後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談周秦離合之事儋即老子也老子感七國之亂始出函谷強為尹喜著五千文為道家修身之祖其後秦并六國而不知所終未幾而紫雲現芒碭赤帝之子龍飛於豐沛之上焉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元孫假出仕於漢文之世其後李其姓者指李之仙裔也老子之居更歷兩漢皆以廟名之至唐有天

君為混元口皇帝增修其宮室至靖康之亂大軍已過而鼠盜竊發其宮層樓傑閣門闕廊廡蒼宮翠珉玉像神儀靈踪聖跡為狂賊縱火一蕪而盡惟敗壁頽垣空庭斷砌蓬蒿蔚長狐兔潛遊其荒涼如此逮至撫定先有道士邢象符王繼真丁禮符李修口相繼以主宮事僅二十餘年而稍加興葺焉其次兩宮都監田子虛與副運韓元英再創修太極殿西軒輪火藏仍印經以實之又其次四十年間口京成延守德李若谷承襲管句逐歲興緣改故添新亦未始廢墮為三清玉帝二大殿靈寶五師九曜十二元辰四聖三官諸小殿宇皆粗成次序至大定甲辰歲今知宮郭居明又率道眾三十餘人請本邑西南甯平鄉崇賢里口安村敬請致仕李顯武為勸緣功德主重修宮焉顯武宏謀遠略大過於人善化導興緣者也初聞道眾踵門則託亂以避縱復見面再三固辭不果其命適會前防禦紇石烈輔國解職蔡郡移鎮亳社聞太清道眾請顯武而未許遂召而與之語曰太上之宮者李氏之祖廟也

口口兵火口口六十稔矣其口制尙未完成口其待於口口者胡不鼓餘勇而樂為之今辭讓者再三竊為足下不取顯武曰圭年踰八十齒衰髮槁日暮之光為十年可成之役如不克終口之口太守口口天將待口下口口廢之祖庭口口以衰槁為辭焉知天帝不能延君之壽以就勝事也顯武欣然信其說乃自甲辰六月召眾工揆度立約翼日躬詣諸鄉口口沐而口口之人皆喜捨與口口其口者口十月五日載以巨軸由縣西鄉東入太清前車已抵宮而後車未出縣十二月八日作斲木大齋至丙午歲春月立前後三門屹然高大口口歲四月口口宮火災其殿門靈儀頃刻而口諸女道流號哭撫膺不可撲滅後數日洞霄主事十五餘人率眾鄉老詣顯武請兼修此宮公默然一心計謂太清雖未完而尙有故殿今洞霄三殿口口太清之後可口而洞霄不可緩也於是斷以己意誓修兩宮至丁未歲復建洞霄先天太后大殿於法座下闕地得玉石縱橫五尺命石工王熙復琢太后聖容未幾

而成端廉□□方之舊儀尊嚴厚重高出數倍四方□禮之士私相告曰將謂終身不復覩此瑞相豈意今日見之往往厚出施利喜躍而退於是自本州以至鄰郡奉道者或捨金珠糧□錢帛材木筓□椽柱薪草莫可勝紀於是顯武命前副宮楚運□掌其文籍司其出納雖一毫之私不有也又命前上坐孫居遷主其材木公其用度雖一寸之木不虛用也其宮中已就者前後三□□虛元殿西轉□□廊一十間太極殿之東創爲七元殿殿南北轉角行廊一十三間太極殿之西立南斗殿殿南北轉角行廊二十間東立五嶽殿諸位並已完成顯武所用眾工皆於本郡縣精加遴選伎藝工巧過人者然後用之究其助修兩宮費用之資最爲大者本州佑德州東永城州北修橋院至於本宮諸處醮筵皆命前管句道正馮司愛爲高功同辦大緣□自毫之外助緣者歸德陳蔡曹單宿泗潁壽睢州太康等處諸施主雖名銜至眾而籍之甚明顯武又慮毫楮易壞不可傳之永久故刻諸堅石揭於太極殿

之西使各人後世子孫以爲美觀又顯武昔嘗與蔡州致仕劉忠顯爲友二人各於仕路早謀休退崇奉道德不惟所好尚同抑亦於祖庭遞相與緣有志公自歎衰邁來日尙多每談話間則以未集之事託付於劉劉亦無拒意言至再三若金石金石可革而言不可渝也豈徒面從而背違哉顯武欣然曰吾得其人矣餘無憂患矣死亦無憾矣於是爲宮門之紀綱者屬僕爲文僕故初紀混元靈跡歷代尊奉之事及自撫定至今前後住持之人次述顯武戮力化緣銖積寸累經營之功終載遠近施主喜捨之意然以兩宮之費總而計之不啻數千萬以一人所施之物納諸其中如毫末之小涓滴之微顯武乃能哀聚總集以就大緣而用度不匱僕亦欣羨焉遂爲詳說而備述之云明昌二年歲次辛亥十月丙子朔十五庚寅日

鹿邑縣志

上黨縣西韓村石牖碑

明昌二年

郝長卿

周禮地官之屬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閒有遂遂深廣各二尺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倍於遂上有畛百夫有洫洫倍於溝上有涂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然則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以南畝圖攷之則遂從溝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古之立法制而利於民也謹審如此故民不憂水潦之爲害逮戰國之後斯制漸廢及秦任商鞅井田法壞阡陌一開而淫潦汎濫之災有時而至倉卒之間民無以隄防嗚呼可勝歎哉潁之爲州在陶唐時爲畿內地距州城之三十里有所謂韓店者乃古之三韓村也分而言之則有西韓東韓中韓之名實通南北往來之驛路凡秋夏之際天雨大作則東自白馬山洎乎西嶺之間奔流傾注數道而來經由西韓民居之簷下既無以防遏遂激爲大溝深三丈餘官路圯壞或以大木爲棧行李往來常懼隕墜而使命馳驛過是者屢以爲言於是居民上愬於官守令恬然慢不加省歲既久而水之爲患益甚民情懍懍不甯其居逮明昌二年春聖主特起高平李公晏來鎮昭義百姓聞之引

領南望而相告曰聞公特達恤民此事可成矣公下車之日首問之爲吏者以無省符許修爲對公曰利民之事方以爲急違恤其他哉於是命工規度鑿石於近山相其地勢而爲石牖十餘級兩旁甃石壁數兩牖之下復補散石而樹以青楊雜木庶乎般其水勢歷久而不壞也牖旣成水遂西注合於漳河居民復議實其溝無慮用土百千萬簣眾方憚其力役謂非數載不能致其功公聞而諭之曰第於溝中斷樹枝爲籤杙從橫植之令水之來往有所飄浮蒿萊屑薪爲籤杙阻留水旣去而泥淤沙礫矣爲蒿薪堰隔不日而溝自平矣民乃從之凡一秋而溝乃平遂成坦途人皆稱爲神妙競營舍其側僉曰積年之弊無所申愬今一旦獲逢明政不勞而功成盍誌其事以告後人庶乎識其經營之始俾水賴其利不亦可乎一日本村民郭曷等暨進士邁大中范煒來告祝余爲文將以刻之石余聞之欣然因告之曰嘗聞公未冠時同鄉中舉子三十餘人將赴試都下至店南惕於橋樓逡巡一道者至坐

於公側笑曰觀諸生中惟公當享富貴壽考他年店北水敗其道
 公能治之言訖忽失所在以今觀之信有徵矣況賢人君子學先
 王之道其入仕也豈徒苟爵祿而榮身哉蓋將職思其憂以利人
 而為務若漢之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行視郡中水泉開
 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十數處以廣溉灌又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
 田畔以防爭訟百姓號之曰召父唐時薛大鼎莅滄州以無棣渠
 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作歌而美之又疏長蘆
 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漢唐之賢守此類為多以是論之古
 今雖殊而仁人之心其揆一也且公自弱歲登臚仕所歷任必
 為民興利其聰明正直文章勳業見禮重於朝廷為一代宗臣而
 善政實多不能一一具述姑直書其事以識歲月云

潞州志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 明昌二年 趙名缺

京兆府口口尚書禮部口節口承都省劄口備奉聖旨楊口制
 口後創造到口名額寺觀者口是事行口口仍令除去緣其間有

口繪塑口佛容像口不忍除毀特許存留其創造眾名口與免放
 若今口有犯本人科違制司縣中知口不口依制斷口仍並解見
 口口委司縣正官一員遍詣應有寺觀神祠等處一一躬親檢點
 如係自口口口塑繪口神佛容像口口所口官并司縣先口口口
 具申州府令司縣并僧道口及州府口口口籍仍從各州府排立
 字號口口口簽印口合同公據齋付住持寺觀人等口執并造一
 般合同文簿申覆使府備坐口口隨處遵依委官檢點施行去後
 據申到事因除別外口管口司縣數內高陵縣奉政坊三官宮內
 口口口口右今出結公據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執照大定二十年
 十一月日茲者三官宮元在官道之西起自唐宋迄今數百餘年
 累口兵火殿像俱廢至皇統甲子有村人馬志買到上件地基及
 員興邵顯亦捨已地方得完備與眾社人同議徙於此處修葺堂
 宇聖像一口幸而繼口大定庚子使府降到聖旨存留公據口慮
 年深片紙湮沒遂刻金石傳之永久時明昌二年八月一日崆峒

溜川縣法王院碑

失名

竊以門開方便者道口常行教闡慈悲者理宜口願王空十地本無去以無來口口五門自有因而有果故有雞林訪道口苑尋眞洗鉢龍池鳴鐘鷲嶺是知渡愛河者自口口航求福田者實資勝地然後青口粉號口火宅以晨涼白馬題名冕冰輪而夜曉爰自東漢明帝以來像教熾於天下凡通都小邑暨名山勝境莫不建以梵舍而聚沙門之眾焉粵溜城之東北二十里瓦村居之陰舊有斯院基地甚口垣牆口傾唯僧口數閒僅庇風雨而已口有殘碑在側其間口迹漫滅口無口考因地無足觀焉所可紀者大定垂拱三年歲次丁亥四月甲午朔八日辛丑口口院之興自唐之始劫歟抑亦先劫於唐歟是知教之隱顯必有其時地之興廢亦因其土先於正隆閒有僧清海者住持斯院歲月積久蔬食破衲覺性口口謂眾生貪著我則口口以勸其口口佛性善口我則修

身以成其道於是昭慧炬而輝暗室拔苦海以植福田教化於是大行眾生爲之丕變口地隨方訓誘而歸妙果者不可勝紀其得應有緇口所居爰賜以名額向非僧行口投牒申理斯院之額莫得而建焉厥後口僧清海年臘且高道力甚憊招徒募眾將傳巾鉢之意有本院主僧者姓衡氏名福林本里人也世本農業口口故口口口出塵之想年十有六歲皇統年閒口口師事王祥始口髮十口口口常住口而受具焉戒律既精勤苦口口往來口親口斯院之甚陋憫斯額之莫立常慨然有經營締構之意俟更歲月佇聞清海口口傳口口乃繫口錫聿來斯院用酬宿志焉於是口巾口之費口厲揭之懷首口易其基地次翦伐其荆榛僝工口徒口瓦運材口口口壁立口口制度合乎口文力役出乎口口口口列口口口甒初口而霞映階乍口以水鋪口之口以坊塹麗之以丹牖巍巍乎口宇口口煌煌乎口口動昭繪象口

妙口容有儀於是金輪法界宛成二口口口口口口口之果
 苟非冒暑口寒勞筋苦骨如是者積幾十餘年以口口言之口口
 口口之口葺者歟諸善知識咸曰昔先師營額於前今化主復新
 於後繼口之志不甚偉歟向使口口之功口口則口口口矣良
 緣言結善果斯存物我無殊人天口報皆同果滿信不誣矣口口
 口口同擇斯石旌德無窮庶傳不朽焉僕幸忝鄉鄰口口口口口
 績黽勉爲記紀其事云爾時大金明昌三年歲次壬子閏三月朔
 甲辰初三日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三十六

金文最卷三十八

金文最卷三十九目錄

碑

- | | | |
|-----------------|------|-----|
| 姜氏云亭房題名碑 | 明昌四年 | 姜孝儀 |
| 應州重建廟學碑 | 明昌四年 | 李仲略 |
| 曲阜重修兗國公廟碑 | 明昌五年 | 穆昌世 |
| 汾州昌甯公冢廟碑 | 明昌五年 | 張守愚 |
| 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 明昌五年 | 郭壽卿 |
| 靈巖寺田園碑 | 明昌六年 | 周馳 |
| 潞州儒學碑 | | 毛塵 |
| 康澤王廟碑 | | 毛塵 |
| 鳧山人祖廟碑 | 明昌七年 | 田肇 |
| 許州重修宣聖廟碑 | 明昌九年 | 白清臣 |
| 梁公畫像碑 | 承安二年 | 郝長卿 |
| 澄城縣重修唐相鄭國文貞魏公廟碑 | 承安三年 | |

澄城縣令艾公遺愛碑承安四年以上原列卷七十七 孫鎮

定州創建圓敎院碑承安三年 楊乃公

西嶽灑靈門碑承安三年 楊庭秀

濟陽縣創建先聖廟碑 陳大舉

長子縣重修宣聖廟碑承安三年 史倬

佛塔山高僧祠堂碑承安三年 皇甫希承

雞澤縣重修廟學碑承安四年 董師中

綏德州重修儒學碑承安四年 劉忠

保德州重建廟學碑泰和元年 張令臣

重修殷太師廟碑泰和元年以上原列卷七十八 范構

金文最卷三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姜氏云亭房題名碑明昌四年 姜孝儀

水行於地其源深者流必長木生於土其本固者枝必茂人居於

世其德大者固宜克昌於厥後者哉先太公抱大賢之道起渭水

之濱應非熊之聘其德固曰大矣垂二千年閒苗裔詵詵然仍多

顯人然謂源深則流必長木固則枝必茂不其然乎初為周文王

武王師號太公望一號師尚父武王克商首封於齊傳一十九世

至康公貸為田和所滅遷於海濱方未失國時子孫先已散居韓

魏齊魯之閒有世居淄川者縉紳之士代不乏人在唐末咸通閒

有隱君子諱慶者因避難自淄川徙家於沈之乾封築汶上晦其

德不耀死葬所居里之東原生子諱達能嗣其先志亦隱居有子

諱端五代時為乾封縣令捐館之後皆祔於先塋之次自乾封而

下亦縉紳之士代不乏人迨祥符間有學士諱嶼者一枝更改卜於太平鎮西關外五里采山之陽自時厥後又有宣德諱鏗者亦別葬於瑕邱故趙之原皆云亭隱君之苗裔也三所之內既多名士又出顯官其進身者或擢第於楓庭或承居於世祿或以孝行之選而起於鄉校或以遺逸之興而召試中書或習武略擢爲殿魁其居職者或讐芸閣之書或剖銅符之政居蓮幕治琴堂者又何紛紛如也文武萃於一門青紫踰於□世此云亭房名聯仕版者亦不下於淄川者矣苟不記之則後世子孫又烏可得而知哉茲者有族姪洪爲人旣孝且義將祖林內墳墓應破壞者出已錢買博造棺一一營之又率眾族建祭亭於林所告成之後詣曲阜告僕曰可建碑於亭孝儀謹案云亭房世譜自乾封以下居仕籍者開列於後時明昌四年歲次癸丑七月日裔孫姜孝儀謹追記

石刻拓本

應州重建廟學碑 明昌四年

李仲略

卽學爲廟以事夫子其來尙矣漢唐而下自京師達於州縣其所以崇奉之道愈久而愈嚴故像宇制度奠祀規式雖亙百世而不易者也應之爲州雖號居山閒然爲北道望郡且距都畿不遠非若蜀郡之陋僻其文明之教不接於京師者宜其校舍之宏麗廟貌之嚴飾有加而無替也學之興始於遼之清甯迄乎天慶開雖僅加營繕狹隘庫陋殊不稱事以奉事先聖先師之意然有廟而無學且與古戾國朝奄有區夏垂八十年干戈藏於府庫庠序布於寰海彝倫攸敘文教焯興大定乙巳間同知張侯下車未幾慨然始有完葺之意乃揆日量地庀工度材興其傾圯易其朽腐益大而新之且又創爲師生之位祭養之具垣墉之樸斲之工甫就緒而侯引年去位其翫芟丹雘猶未暇也若有俟焉耳明天子嗣位詔天下學校增弟子員置儒林官月課歲考勵勤懲惰作養士類仍命守臣以文致身者提舉學事節度王公以年高德劭由北京通守來領髦節奠謁之始徘徊瞻顧思有以成張侯之志於是

布恩澤宣教條理冤信善剔弊抉蠹未期月而政平遂日至學舍訓誘諸生導其未至且語其所以增飾之故一皆不及於民捐廩入以僦工役解左駢以運甌甍夙宵一心暑雨不解心計口授各有程式至於藻井板幕綵繪一新堦城累甃平直如削兩廡從祀邊豆簋簋按之禮圖靡不完潔東廊之南別構大堂以時講肄下至庖福莫不有所皆前此所未有也又總費幾七十萬噫道之興廢繫乎世事之顯晦存乎人惟張侯克慎其始惟王公克成厥終殆有數焉友人孟德潤昆弟同年高巖夫皆應之聞人也具道其故且命志其事若夫經畫之始已具待制敬甫之記茲不繁敘嘗聞之學者學聖人之道者也豈徒誦說其文而已哉先王之時射鄉食饗養老賓賢以至獻囚獻馘無不出於學者嗚呼去古遠矣先王之道所以得傳於後世者惟學在焉曩時垣宇蕪廢鞠爲芻牧使承學者無所庇而爲之師帥者且恬不爲怪或齷齪細謹或耽樂宴遊至於公署頽毀而略不加葺尙奚及於學校哉今而後

將見郡之俊秀鼓篋而入者朝絃夕誦嘯嗇聖眞明先王之道其緒餘土苴猶能優取科第以備朝廷百執事之選如剖荆璞而得玉入滄溟而求珠隨取隨獲而無匱者皆自二侯始故喜而爲之書石刻拓本

曲阜重修充國公廟碑 明昌五年

穆昌世

齊景公富有千駟之馬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何哉蓋在昔以德行獨冠於四科以好學常存於一心遊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洙泗之間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峩峩然七十之賢無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類宜乎後世稱爲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殿宇將廢仰而觀之虛簷罅缺烏鼠都至矣俯而視之敗壁傾摧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啟運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眚之恩頒行

於天下一應故廟隳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請修以文宣王廟縣官監修功尚未畢力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者翼翼築之者登登或仍舊以修理或作新而勦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筵崇起而如翬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梲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階砌垣墉增修而具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修黼藻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固有不矣究此鳩工之匪易至於改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甫支給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傳於久遠吾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乃命治□□進士穆昌世爲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營建成全之勞效雖不能文具道實事又何□□仍繫以辭曰

猗歟子淵德行純全聞一知十天資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

學善進服膺拳拳仰慕聖道鑽之彌堅筆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已復禮爲仁是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葺越後超前寫之貞珉以永垂傳大金明昌五年歲次甲寅三月既望鄉貢進士穆昌

世撰 陋巷志

汾州昌甯公冢廟碑 明昌五年

張守愚

天有五行水爲之長水之爲用大矣哉極天下之信善利萬物而不窮苟失其信亦能害萬物至於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當其爲害時聖王在上用能俾乂故自五帝以來有水官掌治之少皞之裔孫昧爲元冥師元冥乃所謂水官也昧爲子長昧之子臺駘臺駘能嗣其官業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顓頊嘉其功乃封之汾川厥后有沈妣蓐黃四國世守其祀而不絕至春秋時晉主汾乃始減之子產是以謂臺駘汾神也良有以焉甯化縣郭西南二十餘里有定河村村側有小邱左汾堧右谷口高且尋仞廣殆畝餘上有叢祠古往流言謂爲臺駘墓主汾神而土俗雖承傳之久亦不

知所以然又不喻建祠之由第以土地神視之故其祠宇稔為風雨所敝莫之省焉今按縣境處汾水上游實太原之域昔臺駘業官於此受封於此其生也既有功於此而死乃葬於此不其然乎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山林川谷邱陵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臺駘乃勤事禦災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之族也禮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災則禳之說者謂祭其先世主山川之神非獨祭山川之神也明昌五年州得任從仕為判官任諱知微博聞之士也因悼徒俗顛蒙瀆神之祠乃追討圖誌以春秋傳考證之覈厥事跡知其昭然不紊為神之墓神之廟矣乃與儒士史世雄宋鉞取舊圖經參較編次增補其闕具載以事以示鄉人由是民曉然知所敬在是乃相與修廣舊祠闢其堂堙易庫為崇延表兩序增為周廡蔽其陽門益之東西偏至於塗墍瓴甓繪飾之屬煥然一新仍得任公所書故事封爵廟號榜於題觀者莫不喜悅然後

眾乃環聚而言曰惟神瑩兆廟貌既在吾里則神之靈尚安往哉且吾里之生咸賴汾河之利並水而居未嘗有泛溢之厄得非神之力乎今祠宇既甯吾屬當以時敬祀之以報神休於是以前仲夏潔誠修祀具牢醴牲餼奠於堂上作樂舞戲伎拜於堂下是日闔邦遠近觀者如市大為綴樂以極歲一方之遊觀也自承安以來仍歲遇旱羣僚有禱必獲嘉澤從此邦人荷神之庇益深而敬祀之心如在之誠不敢慢若稽神之靈應在人者遠則唐有令孤楚謝雨文之碑次則晉有昌甯公之封近則宋有靈感元應公之贈宣濟廣惠之額今則靈威素著定河之稱舊郡守賈公禱雨獲應詩皆可證驗茲惟典故之實及耳目所接可信後世者概書之石以著鄉民興祠崇典之實庶使後無復有味謬如前日者云

山西通志

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明昌五年

郭壽卿

夫事數預定物理自然豈虛言哉昔夫子藏素書於懸瓮其文曰

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拭吾履鍾離意自周迄漢元光初董生為博士推明孔氏之術永平閒鍾子居魯相親護孔廟之器驗二子行事與祕書所載若合符節聖人之逆知來物也若此而況杏壇槐市之居麟鳳日月之來暨夫攀鱗附翼七十二子之儀範歟一日更新非偶然也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虛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會公受代所謀遂寢八年於茲乏人繼成明昌四年士民趙天麟等詣公庭講曰自揣庸才得親翰墨齒於人數者皆先聖賢佑爾伏覩縣學孔門高弟之像未完今欲完之改畫為塑可乎王公官像未立今欲立之可乎可乎可乎可乎可乎可乎可乎可乎或不

可我等雖守官堂□□□□創修□像□□□□也則無所與焉眾退於是鳩工命匠□□□□塑之伎並與天麟等各司其局朝夕□□□嘗

暫離以至公為心無一介私已勸化□□人樂為助惟恐弗及縣官公餘必以造□□□者諭之從禮如過度者納之合度□□得其實倚者勉之以勤勤者激之以賞故□忘其勞至以費至寡而功多力勿極而□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已□昌黎伯韓愈一十二□□□金鄉侯澹臺滅明至徐城侯公西葳三十□瑕邱伯左邱明至新野伯范甯□十二先儒列坐西廡凡八十五像□□□及前建學之碑雖有□□又□其文□□餘官名□□□□命石□□□屹立□□□勤於後上下相承□□斯事永為賢士大夫之所瞻仰邑里子弟之所慕樂豈不偉歟斯人也豈非真儒所□董仲舒鍾離意者乎較其修書拭履等功殆有過之蓋事數物理自然而不偶耳功成

詣僕求記喜口而樂道之遂成斯文刻諸貞珉云

夏邑縣志

靈巖寺田園碑

明昌六年

周馳

濟南靈巖自法定禪師肇建道場於今幾千載矣峯巒奇秀祠宇
雄麗號天下四絕之一比邱恆二百餘眾雖四方布施者源源而
來然其衣食之用出於寺之田園者蓋三之二其地實亡宋景德
間所賜也逮天聖初稍為人侵冒主寺者不克申理但刻石以紀
其當時所得頃畝界畔而已其後紹聖間掌事者稍怠左右口口
遂伺隙而取之時長老妙空者雖訟於有司其地未之能歸也至
廢齊時始徵天聖石記悉歸所侵地然石記字畫已皆駁缺寺僧
口其歲久愈不可考因請於所司口令主首故老與夫近鄰共立
界至迄今阜昌碑石存焉聖朝天德閒復有指寺之山欄為東嶽
火路地者既而省部委官驗視考之阜昌碑文不得遂其詐因符
移府司府司迺印署文帖給付焉大定六年朝廷推恩弛天下山
澤以賜貧民由是諸山林舊所固護者莫敢為主樵者薪之匠者

材焉凡森鬱叢茂之處皆濯濯如也惟靈巖山林以其有得地之
本末故獨保完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許民採伐由是長老
廣琛訴於部於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五年琛復走京師詣登聞
院陳詞蒙奏斷用阜昌天德所給文字為準盡付舊地省符既下
於是口事僧悟寶陳於府再給公帖矣將復刻石以為後人之信
遂丐文於歷下周馳乃為序其終始之實而書之或曰世人所以
不能脫世網而逃死生者以其貪愛為病也如來有藥為之對治
止於一捨而已故深於道者視軀命猶視外物況外物乎見眾生
飢餓雖割支體了無靳惜今琛公以土地之故至取必於朝廷
而後已斯無乃口於其教歟愚應之曰不然夫割割支體以噉眾
生則可矣若割割眾支體以噉眾支體以噉眾支體以噉眾支體
萬口口口以遣累者蓋初無難色及有人託守斗粟則不敢縱鳥
雀耗口口一禽何則自為為他之理異也且夫寺之常住所以贍養
十方口口口也渠蓋不得已而為眾主持口爾非所私有也如視

其湮沒而弗與保護因而絕大眾日用之資乃曰吾能以捨為心然則所捨者誰物耶知是理則知琛公之口口違佛教矣或者釋然因併書其言以告來者使謹守焉

泰山志

潞州儒學碑

毛 麾

禮經有言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靡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為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開遵古制迹掄選賢能稱為得人享祚長永惟漢唐為最如漢之文翁唐之常袞又其超卓著見者也文翁守蜀起學成都市擇諸生開敏有才者親加飭勵待以殊禮吏民榮之爭為弟子富人出錢求之大化僻俗學於京師者比蜀於齊魯至孝武帝令郡國皆立學還從文翁始袞為福建觀察使初建人未知學袞大設鄉校使作文章躬勤講道與之鈞禮游饗得與習為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厥

後建蜀名士輩出聲動海內二公各立生祠春秋配享迄今宗仰顧不美哉皇朝龍興太祖皇帝應天順人以武定寰宇太宗皇帝聖烈丕承卒其伐功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而儒學之事未遑徧舉逮世宗皇帝撫運御極猶殷高宗周宣王懋中興之業乃賁明庶政表章六藝即京兆立教養之法合菁莪樂育人才之雅外官到任謁境上神祠首詣宣聖文明之治寢以隆昌矣主人嗣復追順孝帝旁招俊父用闡大猷降及節鎮同京府教養復經義宏詞制舉添律學人試義童子念六經諸科擢第凡在選官並帶提舉學事文風炳然將匹休三代下鄙漢唐為不足較也宗室懿親左右貴臣比比分典大藩以明倫善俗風教是尙前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承旨李公領懷州節度既告致政不數月復起領潞州節度公澤之高平人澤今為覃懷支郡而舊隸上黨二除皆衣錦寵命輿論所嘉焉下車未幾千里翕然若素被陶冶稔聽號令知所畏愛矣一日與賓屬議及州學歎咨寮毀且怪其制度卑隘則知兵

火之餘因陋就寡草創所成卽謀重修務增廣而一新之邦人大
悅前有形勢之家冒侵土地久假不歸者盡歸之鄰接相礙參差
斷缺不能自安者盡願斂之於是捐清俸請公帑助工役繪圖按
式大加營建正殿中峙長廊翼舒殖殖其庭高門有伉殿次起堂
以待橫經問道謙談仁義中門東西兩序對爲廳事以俟奠謁之
官更衣望揖至於生徒齋館貯藏庫廩一一備具莫不棟宇雄壯
丹堊鮮華耽耽闕陽沈沈闔陰使望之者悚過之者趨在侯伯之
國禮典之廟實爲稱矣公以提舉職事每常訪臨督勉進修曲爲
誨諭豈有繼城闕之游挑達而失其業見行俎豆之禮低迴而不
忍去異時觀光應聘當有若蜀之揚子雲司馬長卿建之歐陽詹
者出焉彼文翁常袞亦安得專美於前歟學之正錄士來索紀言
靡辱公知遇作同志友乃獲共慶斯文之亨會庸贊吾道之主盟
是誠可書也故樂爲道之

臨州志

康澤王廟碑

毛 靡

蓋聞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卽書所謂壺口也自壺口而
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圖經亦曰晉水其
源亂泉如蜂房蟻穴潑沸於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
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田數百頃動碾磴百餘東匯爲湖曰平湖
秔稻芟芟晉人取足焉其事見於宋名士謝景初記宋敏求書泉
之旁有舊祠世祀神龍爲此水之主相傳劉元海僭據時重築陶
唐金城有韓媪得巨卵嬰兒化蛇之異斬蛇尾而泉湧焉遂資以
灌溉新舊圖經寰宇記並載其事後因祀之曰龍子祠遇旱致禱
卽應宋熙甯八年守臣秦請封澤民侯廟額曰敏濟崇甯五年再
封靈濟公宣和元年加康澤王廟有唐天祐二年宋寶元三年政
和四年感應碑傳祀旣久官民崇敬廟制寔廣草木蔽翳清流白
石爲州勝地封連曠接凡斷岸絕澗則架以垂虹之橋採蓮捕魚
則泛以畫鷁之舟當春之時花光柳色作紅雲翠霞蒸煦遠近太
守與州人來游簫鼓相閒車馬相望於山水清輝之際不知浣花

曲江之美較此孰多兵火蕩盡將四十餘年民思所以興起而未
有倡之者江陵黃公來宰臨汾理成化洽匹古循良之吏故能一
新縣署再創宣聖祠繼大修陶唐祠又審民心欲成龍子祀而修
之創獻殿設齋廳置風師雷師山靈河伯之殿庇二庫以亭前鑿
養魚池長廊周步幾二百閒至於廚庫靡不周備廟門仍舊曰敏
濟中門三閒曰善利正殿曰康澤後設龍母殿以事韓媪增葺溪
上舊亭曰清音取選詩山水有清音之意然後見公善政與此山
此水俱無窮焉迺合眾願以志於石作迎神送神之曲以侑神云
山西通志

鳧山人祖廟碑 明昌七年

田肇

混沌肇分天地開闢有民人則有君長自盤古而來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得聞太古既遠三皇迭興為皇初之首者伏犧也按帝王
世紀伏犧風姓有大聖德繼天而王位正東方象日之明以木德
而治天下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

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連山歸藏實自啟焉然後
成於三聖為六藝之首示萬世之楷式後之有天下者莫不宗而
師之所謂法始乎伏犧者信不誣矣而復治干戈而飾武崇禮樂
以尊文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取犧牲以充庖廚之用此伏犧氏
行事之大略也夫太古鴻荒之世人倫未立男女混淆夫婦無別
伏犧迺更造作為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此伏犧氏所以基皇
德也然後混淆之風一旦革之故孔子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則禮義有所錯也此道以行萬世之後猶以父母尊之其成人
之深也如此古滕之鄒蓋春秋邾子之國也山川奇秀民物豐阜
邑之西南五十餘里有山曰鳧魯頌曰保有鳧繹卽此山是也東
西二山相峙皆目為鳧奇峯聳拔高出雲表嘉木擢幹鬱鬱青青
真一方之勝地也越東鳧之西麓有伏犧廟存焉按李吉甫十道
圖云兗州之境伏犧陵蓋鄒嘗隸兗故也然祠宇日久堂廡傾摧

丹青剝落罔堪顧之先是大定二十九禩世宗皇帝有旨凡廟宇載在祀典者並使修完自是之後未始興造越明昌七載有提判陳公巡按之滕搜索稽滯見斯事之未濟乃命州之主者亟爲行之使州廛以鄒令張公專典其事仍以省錢八十萬爲重修之費公奉命後鳩工聚材起於是年秋九月建十月而落成一錢不取於民一夫不動於眾優游而爲之仍以已俸修廟門兩掖垣墉肇忝張公同事因以斯文見託義不可辭肇以爲此一勝事也有可尙者三世宗皇帝欽崇祀典使有功於民者萬世血食此可尙者一也提判陳公能與其滯而行之此可尙者二也邑令張君奉行其事而畢之此可尙者三也繼今以往春秋焚修之人愈不遠而來絡繹鳧嶧矣肇因紀其實而書之明昌七年十月記鄒縣志

許州重修宣聖廟碑

明昌九年

白清臣

上卽位之初歲在庚戌改元曰明昌薄海內外悉臣悉主地廣民眾軍國事繁慮汙吏之貪殘冤獄之沈滯欲激濁揚清勉勵學校庶遠近之風同歸於治乃以天下分爲九路設提刑司以廉察之皆遴選人材能幹濟者俾充是任今開封府者與其路之一也至五年前官解秩別議升除卽以絳陽李公愈特預其選公先被綸命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之志而署事之後閱月之餘審事之繁簡度地之遠邇乃出己見以事申達朝廷曰許之置司地雖得中而事非要會如移之南京上則統軍之兵署次有留運之二司軍件夥繁民訟填委加以賓國之進貢使客之往來事之繁劇實在於彼公以是而申請之而朝省以所口之常特許可口旣而得遂所請卽率州學生而語之曰提刑司今聽遷南府顧愈之廨舍俱無所用適居郡庭之街左實文明之地也其宣聖廟可遷於此汝等速宜詣州投牒而告指之翼日具事自陳其詞則州倅折公彥襄欣然從之至次年正月會提刑判官高公中立巡按至都尋令遷舊廟宣聖顏孟塑像而置於廳事其東旁使宅以爲州學又次年春丁釋奠權州節副張公吉達謂諸生曰此提刑衙然已改爲

廟學終未得省庭行下明文恐非經久之便而提口節判裴滿公
沒烈協贊其事而其申之至是年六月承省部準申符文令從宜
計置以爲廟學未幾又蒙官爲支降省錢俾增塑十哲繪畫七十
二賢計議揆度之閒命節使白公璋來典是郡下車之日首謁庠
序之教亟命增修之乃委長社簿郭大中暨清臣監修繪畫之事
各敬從所命故向之或缺者皆補而完之越明年五月功畢一日
係籍儒生握衣升階而請之曰今廟貌奕奕然聖容穆穆然黌館
綽綽然實許昌之壯觀學者之深幸焉茲皆出於提刑使李公創
始而郡僚克終故能成此一段奇事豈可泯而不傳蓋廟之所居
從昔至今凡四遷矣初則置於兌隅次則遷於震位靖康之亂焚
滅無餘逮本朝復其疆土又遷於鄧洵仁之故宅而僻居郭外連
郊牧之地其殿宇卑微齋舍湫隘甚不副國家右文養士之意猶
有唐代故碑乃劉夢得所製之文也余徐應之曰舊廟之碑亦嘗
見矣雖時代遼邈兵火屢遭龜趺不存而碑文獨在考其年禩計

今之相距凡六丙辰矣噫事之興廢物之消長亦時之待焉豈白
樂天謂劉禹錫之文所在有神物護持之誠哉是言也今若督余
繼作其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生曰時異事異豈以此而固辭
況先生名列學宮中稟之事皆親見之安可反求他人乎由是不
敢拒眾人所請亦樂道人之善因淪硯奮筆直書其歲月云

許州志

梁公畫像碑

承安二年

郝長卿

昭義軍觀察判官梁公自明昌二年到任政口神明迫口旱歲民
艱於糴口贍濟口術又誘上戶人等就祐聖寺千佛院設粥一百
日俾免流殍之厄是年稅起平陽府送納艱於險阻公特申令人
洺州折納米路既平坦民止一宿而迴讚詠之聲沸於田野繼承
恩命充提刑判官迨承安改元經冬無雪春復愆陽潞澤懷孟等
州再罹荒旱公馳驛按視思復拯胥自春徂夏兩申朝省蒙聖恩
垂憫再倉均濟外令減價出糴不啻數十萬石由是粟無湧貴人

獲再生協氣橫流薰爲休徵澍雨屢降無愆其期多稼芃芃迄成
豐年公之力也潞民思之甚於甘棠有州中百姓韓通壽旣高以
郊祀赦恩帶口稟性正直樂聞人之善眾皆稱其好事一日請於
余曰通有誠願欲畫公之像鐫之貞珉庶幾朝夕得以致敬傳其
碑本於人俾之永永弗忘敢告以紀其實可乎余曰此善事也當
其成之又安敢辭公姓梁口堂字國寶涿州危陽人時承安歲次
丁巳中元日上黨笑翁郝長卿述

石刻拓本

澄城縣重修唐相鄭國文貞魏公廟碑

承安三年

孫鎮

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建不世之功若
鄭國文貞公者其可謂不世之臣歟公以不世之臣而遇太宗不
世之君真千載之嘉會也夫值千載一遇之世將行千載一隆之
道豈但期會簿書聽訟獄而已哉公亦自以爲不世之遇而能展
盡底蘊無所隱太宗和顏從之如不及是以貞觀閒斗米三錢外

戶不闔兵寢刑措庶幾唐虞之隆嘉謀規益凜凜乎皋契夔稷伊
望之風也公姓魏名徵字元成本魏之曲城人新舊二史載其致
君澤民行事炳炳如丹固不待吾言而後見也其祠舊在縣之西
門外始也繪像縣學門廡東壁逮宋宣和閒縣令張綱別立祠堂
塑爲貌像焉歲月滋久堂宇傾圯神像剝缺加之其地荒僻殆不
副忠臣賢輔所居吁可怪歎今主上踐祚之明年敕修天下忠臣
義士廟宇有司以公祠聞於朝然久不時報縣令艾侯憫其荒廢
乃別卜地建廟築垣於南郊外三十餘步輸已俸以遷焉於是公
之孫與闔境士民贊助而成之不勞民不費財經始於十月斷手
於十二月其堂三閒五架中塑公像及其孫暮秉笏侍立於左東
西廊廡一十閒各二架廟門一所使歲時祠謁者如事其生公之
在唐先有賜莊在縣北曰修善村其子孫家焉因命鎮曰良輔驛
曰賢相皆以公故也公之家世蒙給復下逮五季宋初亦然及韓
魏王琦西帥也奏官其十五世孫道巖至大觀政和閒賜銀六百

兩絹五十端以彰賢臣之後本朝定國軍節度使傅口申諸朝亦
贈其十七世孫世祥嗣守其先塋蓋令德之後也因并紀其實以
告將來不惟使後之繼業者不墜其家聲抑將使為人臣者以道
事君措天下如貞觀之治顧不偉歟侯字長卿屢宰劇邑所在有
治聲澄人畏而愛之其德政茲不悉載異時秩滿代去縣人指此
祠為甘棠之茂舍云承安三祀冬十二月晦日將仕郎同州教授
孫鎮謹記 石刻拓本

澄城縣令艾公遺愛碑

承安四年

孫鎮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守非人則千里之民受其弊令非人則百里
之民罹其殃由斯言之今之縣古百里之國今之令古百里國之
諸侯屬當是任顧不重哉同州澄城縣漢唐三輔之屬邑土沃而
民殷事叢而業鉅自嬴秦破滅六國遷其豪傑以居關中風俗精
悍自古號為難治本朝以武德定天下遼東其人宰是邑者往往
皆碩德偉望承安三禩夏六月前縣令艾侯膺命來莅是任爰自

下車公勤於職寬而能斷嚴而不苛申明條約檢束胥吏待僚屬
以禮馭口民以信修固城隍明置里堠不閱月治績告成於是興
口舉廢修葺縣署次第皆新之至於佛刹道觀無不增飾其修
學校治齋舍擇里中賢子弟教育作成之俱有規式縣之西郊舊
有唐相魏鄭國文貞公祠堂湫隘卑陋神像毀裂侯以為前代諫
臣無能出其右者而習弊乃如此於是擇諸爽塏得善地於郭之
南因民心所欲而遷焉是年之冬天子遣信使大比天下戶籍邑
中里胥迫於限促其閒不勝差互侯以新舊籍參校租稅丁黃下
皆刪定人服其公平無敢譁者自侯到任之後每風雨愆期以香
火詣佛圖澄洗腸泉默為民禱雖左右莫知也既而三日之內輒
獲感應是致闔境之內不旱暵者三年而亦無風雹之災前主簿
馬丙亨業已受代而遽告逝遺孤女六人皆長成而未聘也一孫
雖甫及成人而未娶侯哀其孤貧皆為擇良配而婚之其嫠得釋
重累而還於鄉里百姓趨之以為復見古人焉往來客宦有貧乏

不能自振者皆爲之賙濟其輕財重義好施以周人之急類如此
及其秩滿而歸也民惜其去遮馬首於路而不得行至有涕之無
從者其旣去也百姓蘇居仁等思其遺愛皆以爲古之循吏有去
思者有生爲立祠者自今觀之我侯何愧焉於是其爲專祠於文
貞公廟之東使邑人春秋瞻拜而奉之侯大興人諱元老字長卿
家世貴顯以父蔭入仕俾力於酷征之任積官今爲定遠大將軍
嗚呼侯之於僕有三十年之舊知其爲文最能得其詳及予來官
馮翊嘗詢其政跡而稱不容口於是撫其善狀喜而書之於石以
告來者承安四年十月望日立石澄城縣志以上原列卷七十七

定州創建圓教院碑

承安三年

楊乃公

大開元寺之東南有圓教院者迺崇教院之南院也攷其根源有
所來矣爰自聖朝撫定之後有主僧口定圓口爲本院房廊褊狹
僧口口遂請口到招賢坊空閑官地式段計陸拾陸畝環築垣牆
作院子居止有餘隙地悉爲園圃布壠口口植蔬菜以給齋殮
之用四時無所闕矣至大定二載幸遇世宗皇帝中興凡天下寺
院無名額者許以錢易之當是時復有主僧口定善口躬率清眾
樂輸貨泉以資於口官謹請其號敕賜曰圓教院卽與開元寺崇
教院係是一家並立常住至大定十八年亦有首僧口淨月口與
眾清議南院雖有名額殊無聖像使往來奉教檀越何所口口甚
爲闕典迺與尊宿諸執事人輩同心戮力出外分化遠邇聞之無
不響答有助材木者有助塿石者有助芑瓦者有助人功者施無
多寡咸應其言或肩負荷而送者不憚煩勞或車牛運載而來
者口口迢邈於是擇吉日命良工創建大殿五間經之營之不日
而成厥後有主僧淨璋相承其意於殿之口口雕木彌陀三事
供具莊嚴花果閒錯朝夕參奉禮靡所闕仍選丹青妙手於東西
兩壁繪轉山羅漢及北門左右亦寫白蓮社圖觀其人物奪真水
深石硬木老雲閒爲當代絕筆繼而有傳戒沙門淨藏眾凡事之
未備者欲以補完遂於彌陀後屏起塑觀音大士及顧茲寶字內

猶壤地外且土階迺口口衣口特命工匠治剗砥平悉令砌塹左
右前後整整一新由是緇徒寢廢梵教日隆古人有云建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士此數公者若匪非常之人安能立如是之功哉
逮承安三祀有見住持賜紫沙門法號崇遐字公遠俗姓龐氏迺
南唐人也自童幼好誦金剛經年十有五意欲出家母與兄俱不
從後一年私遁詣本州開元寺毗盧院迺今崇教院也於常住執
役九齡至大定初始受具時年二十有七也禮僧淨慶為師後復
於忠老親授心印兼通禪律至於孔聖老氏之書亦嘗留意屢有
著述文翰俱奇凡院門力役之事必身先之及所受檀信舍施口
資悉入常住不為私積賢哉箇中人也僕因暇日泊棲真老人同
謁寂照啜茗之餘師謂余曰每慮院額敕文歲久遺忘欲刻諸石
傳之不朽以此見師之雄材大略不惟增光象老之規模抑亦垂
示後人之軌範請予為文僕以年齒衰殘懶親筆硯然與師交契
甚厚固不敢辭因撫其實而書之時承安三年莫春晦日中山致

仕楊乃公記

石刻拓本

西嶽灝靈門碑 承安三年

楊庭秀

口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皆以口山為州之鎮據五方之正卓
然者稱嶽焉嶽者靈氣之所宅與他山則異矣華居口鎮豫州天
子巡狩則至焉口口則至焉秩以三公之禮載在祀典後世冊以
帝王之號蓋致崇極之意也宮闕制度稱是然遣使歲祭無敢廢
者迄今羣盜蜂起廟為之墟危簷廣廈化為煙埃所存者口垣而
已聖朝之撥亂返正也四海乂安百神受職凡列祠官者靡不興
修世宗嗣位光昭先功尊嚴祀事屢詔有司俾加增葺由是廟宏
敞略與舊等獨灝靈仁和之門僅得十二明昌七年口月口議王
公來作州牧是口口祝冊自京師至王公率僚吏奉冊宿祠下禮
畢慨然歎曰嶽居天地間功利及於民者大矣興雲而產財用水
旱口沴則祭之癘疫為災則祭之郡守為民之父母而神能安利
之則事神之心其可忽口禮諸侯祭境內山川有不舉者君削以

地今則臺門卑陋不稱神居非郡守之責而誰歟乃聞諸朝尋而符下令用香錢爲繕修之費公召州中耆老而告之曰朝廷起是門計其所支才及昔之半緣此機會俾復其舊可乎皆曰一方之民受神帡幪之賜久矣莫有以報方且歉然倘郡守有意唯命是從公遽輟已俸爲之倡導華陰縣令大興嗣主簿高瑀從而和之軍民聞風踴躍歡喜富者施貲貧者効力雲集輻湊莫之能禦興嗣與瑀秩滿乃諉主簿陳祖虞領其事募民匠率州兵經始於承安二年六月就緒於三年七月正門偏門月廊凡百楹至於斲削之工塗茨之飾輪焉奐焉皆中其度計材木甃石之用夫匠氏之工民亦與焉落成之日邦人和會眾目聳瞻咸生敬肅而相語曰向之齷齪褊狹今崇構而宏大矣向之漫漶黯澹今丹刻而藻麗矣三峯屏開二水坱圉晨煙晚翠輝輝誠關中之壯觀也凡守是邦者或拊摩其民而取譽者有之畏避其事而養高者有之孰肯措心於此閒哉非豁達果斷者曷能然莫不歎賞而去

未幾除書至公改授河北西路轉運使友人范瑾致書於庭秀曰公之來宣布教條勸農桑室奸宄廓儒宮豪猾不得肆其欲民以是安其業營齋廬豐祭物恢復五門起百年之廢甯甯其居民安神甯二千石之責塞矣及公之去華民攀援莫留道澗欲樹豐碑以紀公之政迹爲威林之甘棠子盍爲紀之華庭秀鄉國也又與公舊義不可辭竊惟公文章政事爲昌朝用炳炳著在簡策天下所共知也又豈待庭秀之筆而後揚哉自愧其不知量也然喜華人感公之德厚愛公之意深故樂爲之文著於廟石繫以詞曰
巖巖華岳崇五千仞金天之英豫州之鎮德成萬物秩視三公祀典所載明王是崇有事則堂有災則凡禱輒應疇敢不敬惟神之口宮闕穹窿此兵厄煙埃一空惟我天子禮厥百祀命守土臣恒加敬守臣不職以虛文制度稽舊十之四分公來慨然遐想臺門卑陋民何景仰公乃經營霆激風生萬指雲集樓

觀崢嶸百年□□一旦而起壯不過奢麗不及□治郡三年教行
訟衰諸縣豐登神陰相之民愚□□神幽難事民安神甯賢哉長
吏泊公之去□人何依萬□同音遺愛是思書公□□揭之廟石
令聞其傳與山岡極石刻拓本

濟陽縣創建先聖廟碑

陳大舉

國家承平日久自京師至於郡邑莫不有學使秀民得以講道藝
其中三歲賓興拔其尤者所以粉澤禮樂教化之功者甚備天下
十有九路文風號稱郁郁然者莫如山東山東會府有三溪山秀
爽號稱多名士者莫如濟南濟南屬縣有七水陸俱通四方遊販
歲集而月至者莫如濟陽濟陽有桑蠶之饒戶口殷庶其俗尚義
任氣然失在夸奢者或有其天性好學如漢太史之說者亦不乏
人故知名場屋者往往輩出縣舊無孔子廟凡二仲月釋奠縣官
以著令不敢廢期至借屋行禮或僧坊或驛舍無有定處前後不
知幾令佐而已雖閒有欲作新廟貌者以品地不能專輒計其工

費聞於府聞於轉運例以勦造故難之其事屢寢無如之何一日
諸文士相謂曰吾儕尙有闔廬而先聖先師無奠帛獻牲之地彼
釋老之徒溺於怪誕猶知修飾祠宇丹刻輪奐無所不至今吾徒
反不如彼得無惡耶且十室必有忠信況萬室之邑乎吾徒苟能
倡之以誠豈無賢達以誠相應者哉因謀諸邑人得衣冠之族趙
氏者願獻地楊彪者畫其位置願為殿為堂為齋房為庖湏單父
商者王彥願為戟槊門及兩廡進士李仲熊為之倡魏如翼范師
祖盧守簡馬遵古張炎李亦顏數人相左右之請於有司既允而
後除地於蓬藿之聚鳩材庀工以大定十四年五月經始二十四
年八月落成勦新先聖先賢之像凡配享從祀者俱以位序列焉
秩秩繩繩應圖合禮他邑之祠莫及也觀者嘉歎既而李仲熊以
書徵文於予曰敝邑自天會八年改置以來有司以簿書不責者
為不急故未遑於學舍幸獲攷實出私泉不煩公帑一物恐來者
忘其勤宜有紀述方礲石以待僕以為學校者風俗之本原而人

不可一日無也古者黨庠術序之教明於上孝悌睦婣任恤之行興於下蓋人性遷革磨揉入於善者皆由於學然其事難成也久矣雖當途顯人猶病不能為況里居之士乎楊王二公慷慨好施誠能不愛資貝為人之不可一日無者使春秋奉祀有嚴生徒肄業有所其於風化不為小補將見聽絃誦而仰仁風而淳古明秀之俗成詭欺薄惡之習變入其里多禮讓之貌行於野無負戴之老抵冒殊扞者絕爭田之訟椎埋弗率者傳問孝之章如此然後見修學之意也承安三年六月既望濟陽縣志

長子縣重修宣聖廟碑

承安三年

史倬

夫子之道卓哉其神之所為乎雖寥寥數千載之後學者仰之為師表宜乎饗血食而弗能已也本縣舊有廟實在公廨外門之西偏尉廳之南基制卑陋僅一室而已自宋建中靖國元年邑大夫始卜東南隅易民家地而遷之焉議者為宇必於東南者蓋取文明溫厚長育之地也正隆之後廣威劉公奉直王公繼為邑宰率

眾出泉皆有增修其規制輪奐有加其舊然功未克終而俱已代去故人心咸以為歉俄復歲久日削月廢寢以傾圮庭宇荒蕪三十餘年不堪其敝陋服儒之服誦儒之書者恬然不為慮入其門不過長太息而已會明昌初新主嗣位崇尚儒術作成人材文風炳然迺詔郡縣有孔子廟皆舉而新之時言事者以為賦調不充宜罷不急之役議雖從之然獨茲廟之新其事行焉縣司因得計度工費上其事於計司遂可其請而官為給錢以繕修焉然歲比不登前政亦倦於勤故因循五六年未克就緒迨乎洺水焦公來主縣簿悵然興念誓果於行時僕以官閑居封部暨廣平宋公因得股肱協力勸率士子與有力者俾其興作因而增大之賴眾心忻然莫不響從乃各署名陳牒於縣仍願出家貲以佐其費由是羣工鳩集略無廢時公亦為政之暇不以慢游為好日來為督其役陬陬而揀之薨薨而度之凡百執事皆說其使而忘其勞也起於歲之夏初而告成於歲之秋其梁柱悉施以金碧牖戶悉塗以

丹雘觀之者罔不動心駭目崇其堂室峻其牆仞階垣甃砌完然一新又重繪先師暨七十二子像前設祭案春秋釋奠足以陳籩豆簠簋之儀殿之南枻爲戟門殿之後立東西齋寬綽俾足以處生徒仍大起講堂及旁兩廡足以待教者廚爨器血纖細悉畢備茲亦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之遺制也面勢軒敞壯麗宏大甲於他邑且上黨天下之脊而長子實郡城西之大邑也俗多敦本近古而士風不替加以今日廟學之興後學鼓篋如歸方領矩步委蛇其中絃誦之聲洋溢於外俾異日觀光射策鉅儒名士相繼而出不其偉哉噫凡用力少者易以收大功大則艱於成不然何自戊寅迄今四十餘年經營締構至於再至於三而後大就焉豈非起廢修弊自有其時歟抑亦建功立事必待能者歟僕幸得區區從事於此迺撫其實而書之庶幾來者知其所自成之始末云承安戊午季秋二十有六日立石

長子縣志

佛塔山高僧祠堂碑

承安三年

皇甫希承

太元肇啟而眾象形焉川岳分司而蒙爲地上之天仰觀千峯高聳萬壑深幽吐霧吞煙主持造化故洞經載東蒙之錄真誥云蒙藏神經萬卷隨口出世宜乎有韜光之士以居焉仙飛羽化者莫口勝紀如陶真人楊真君輩是也昔有高僧明淨者不知何許人厭捨凡塵臆臊名利帶索自樂不口飢寒嘗隱是山思禪窮岫精誠遐徹神合太元口人虛白所向咸歸當境亢旱祈雨輒驗唐貞觀二載天下自冬及夏常暘不雨禾稼萋枯萬姓焦然天子詔道釋二門岳瀆名山及諸從祀者普令雩祭而無應朝士相顧慘切無奈有侍郎潘公者嘗守東武問明淨能致雨奏聞詔至闕帝問以所需荅曰罷諸淫禱惟靜念三寶慈濟四生國內琳宮梵宇賜以香油照燭帝與官民齊心謝過七日之後甘澤必降上乃從之臨期師謂宰相房元齡曰天西北有白虹試觀之尋聲卽見日雨至矣底晡雲合雨降海內通洽萬物肥蘇四民歡暢咸賀有年帝大悅度僧三千以答淨德詔住密州茂勝寺後乃入滅蒙下居

民立祠奉之歷代彌遠堂宇隳壞徙其像寄於靈顯廟至承安二年秋七月既望祭於廟有耆老韓同等共謀曰此非高僧所居矣本村之前一山拔秀名曰佛塔山北望龜蒙東瞻玉虛西觀漏澤南口沂河可建祠否僉應曰諾即選日築基人皆忻忭競輸美賄莛楹佳材功將告成補塑真像采繪光輝邀黃冠士庶以香花伎樂紫節旌幢移迓高僧奉禮事已維首韓公恐世不知其高風道跡來詣白雲屬予爲文幸無辭遜欲伐石以刊之俾千古而下靈爽無昧希永不揆庸愚校諸古典訪聞耆耄述其本末謹以爲記大金承安三年歲次戊午三月二十五日白雲口白雲居士皇甫希永撰費縣志

雞澤縣重修廟學碑

承安四年

董師中

夫國之興化有本原吏之爲政有先後稽之舊令天下郡邑通得建立廟學以崇奉先聖樂育人材庶其遵道德勸孝弟變民風而易民俗化之本原於是出焉今夫守令其任是責者歟而在官者

不以屑意至有宇舍久廢而不復與夫僅存而不葺又不以時修祀事勵生徒問之則曰獄訟或不得其情賦租不登其數簿書冗而不治盜賊發而不得是吾憂也學之興廢蓋有司不責以爲急者何與吾事嗚呼亦豈足與語爲政先後之序者哉雞澤爲邑最古見於春秋時桑土沃美人物阜殷國朝天會初王師伐宋圍洺縣爲土賊占據民廬公舍焚蕩無餘撫定後寄治於北臺頭村至今因之後之來者姑務增修廨宇完治城郭而已承安三年正月高君瑒由岢嵐州司候廉陞來此視事之三日當謁先聖吏白以無所君諤然曰士不可一日無學民不可一日無教而況春秋釋奠著在典禮庸可闕諸乃召士人與僚屬議姑聞之有司否則別圖以卒事皆悅曰諾俄有邑民郭慶等五十餘人來告曰吾邑雖褊小而讀書後進由宋至今未嘗乏人獨以學校不修無以居處講習有愧他邑今君銳意興建是將誨我子弟飾我閭里我等願出財力爲君一切成之不必費官而勞人也君大喜曰汝意誠嘉

雖然吾忝而長不可以後之遂與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地七畝而卜築焉於是縣令出已俸百千主簿縣尉各五十千郭慶等悉具所用材費工傭廩食其餘士民不以貧富至於鄰境好義者聞之皆樂助功經始於是年五月朔畢功於四年六月祠有正殿曰大成從祀有位講有堂曰稽古有兩夾其東西廡為肄業之齋有前後三門儲積之庫庖湑之位列以其序而後宏麗端正雄長諸邑既落成矣生員張環具其事不遠千里而來告漳川居士董師中為文以紀始末居士曰雞澤吾鄉屬縣也高令吾為御史中丞時臺掾也吾稔知其為人令於吾鄉士譽籍籍益信其為才吏也夫天下之事多廢於因循苟且必得有志之士果敢為之然後克舉嗟乎自天會迄今七十餘年凡歷幾政其閒豈無有志之士所以未復者因循苟且之罪也今高君始至不累月稱治凡政令之下民趨勸之首議建學應者如響可謂有志而果敢為之者也誠能誘掖士類以賓興之將見秀民充出舉芳桂而書澹墨者相繼

皆君倡之也秋八月上丁始有事於先聖先師俎豆莘莘禮服燦燦升降興俯皆中儀矩父老嗟歎復見太平令典邑人化之則禮讓以興爭訟以息然則勸學之道豈曰小補之哉余既喜君知為政之先後而不以有司所不責者不急又嘉慶等至誠以成君之美為吾鄉光顯事皆可書也於是乎書高君字子玉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隆州利涉人也廣平府志

綏德州重修儒學碑

承安四年

劉忠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為上郡今綏德是也漢初入於匈奴唐逼於吐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為日且承其以綏德得名者亦以彝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已至於教化遠暇及哉國朝之興今殆百年民漸文化然以州據形勝襟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為用武之地又蒞政者率多武人故學者比內郡為少承安四年東原高公口名進士為軍事判官繼而亭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守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

北夾城池污下廣不盈畝庭宇像設不具惻然以爲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於州之東南極亢爽遂營新宮從夫子於陳蔡者像之登於堂餘六十二子續於兩廡簠簋登豆罍罇坩俎春秋祀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卽其宮學爲室筵齋講庖廚凡所以資之者無不備鑿宮前土山闢其扉以臨通達方其營宮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割月俸餘亦率私錢以助幾百萬市材徵工神棲甫基秦君守正陞尙書工部爲郎中高獨典其事自夏及秋六閱月而工畢由是境內及旁郡來學者眾乃以書走東垣請予爲記予以爲王者之治教化爲先古者國家黨遂之閒有學有序有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爲至詩書六藝鄉射食饗以習耳目以易心志以充其四體而變其風俗其嗜好口腹之欲日用而不去閒陞其材以爲天下用其或不率然後束之法令威之以刑罰其治本末如此故天下之勢安危治亂每視其學之興廢天下之吏固受其民而牧之者當奉教化宣之於民至於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吏職

爾然非知治之審則亦未嘗不本末倒置蜀不知學文翁刺蜀興學立教民去其魯柳俗卉裳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法爲新廟學亦自矜奮噫當文翁子厚之時循吏爲多至使夫子之教化遠被彝猶獨善二子者二子能推其本也今秦高君於莅治之始建學校作士之氣以奉天子教化爲己任使其民知中國涵養之德適以慰秦漢唐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不並蜀與柳耶可謂知本而得爲天子吏之體矣是以樂爲之書

緱德州書

保德州重建廟學碑

泰和元年

張令臣

鄉里設爲學校三代之所同也儒者宗師仲尼百世所不易也祀孔子於學而配以顏淵魏晉以來尙矣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自是郡邑之有學有廟徧天下保德初號定羌軍宋平河東置以控夏人景德二年改今名本朝開創因其故歷五十餘祀升爲州自建城堞卽爲邊戍地險而瘠民安於儉約故必積久然後庠序可興宋熙甯閒守臣高公渙嘗建於郭外之東南毀於

兵大定庚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茲前門旁廡與殿四合內殿復爲函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間以孟子居顏氏之次其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明昌甲寅歲王公嘉言作州刺史又起講堂於殿之陰泮宮之制寢以備矣泰和改元冬予守是郡二月上丁致齋見其規矩狹隘殊失尊嚴且敝壞不修後將滋甚欲申請於有司慮拘文循例所請不能過數萬未有以處之奈何學正王用傑與諸生進而言曰吾輩蓄念久矣如太守一言則固有願爲者居數日僚吏士庶各輸有差布籌算數總二十七萬有奇子默而計之瓦甍官所有也力役兵所爲也至攻木至於設色其間或易舊以新或從無創有凡物之價與匠之傭度以三十萬止今已十之九矣設有未濟以俸續之可也繼而有二車至知事已集亦爲之助於是即日興作先治殿宇改棟梁遷柱礎非務侈前適求中度次治兩廡則補而葺之塗而鮮之時幾秋仲亟遷聖像完其缺略正冕服之不中制者又立曾子像而升於殿自顯孫子張

至劉向繪於左廡自林放至范甯繪於右廡從學令也荀楊王韓未有別室亦分而繪之凡九十有六人明年春復修講堂宋楹椽桷皆易以新以堂之舊材改建齋舍四開八月哉生明乃會賓僚於堂學生自旣冠以上皆與席且使落其成則庶幾更相敦勸而朝夕從事也酬酢旣奠畢客有旅進而前者請曰春秋釋奠自此能備禮矣諸生肄業教化自此而興矣論秀而升行見至此而盛矣可不刻石以紀敢丐其辭予嘉其意書其歲月并述前事之本末以授之

保德州志

重修殷太師廟碑 泰和元年

范 搆

衛州西北距城十有五里卽殷少師比干之墓唐貞觀中太宗文皇帝東伐高麗取道於茲嘉歎其人改贈太師諡曰忠烈公置守冢五家爲之置奠且命從臣敘其事而鑱之石表暴其事奈廟之舊制旣狹且陋上雨旁風無所葢蔽由上而下曾莫之顧春秋往祭者不過田夫野老饋糟醪音樂嘲嗜其神之不享可知已今

皇朝通志卷三十九
皇上嗣位四方久安特詔封植其處命守臣以時致祭泰和初大儒孟侯來守是州遂出私錢十萬完緝建正殿五楹塑神之像四壁坊塲以沙且圖神入隊與山水之狀門及窗香几之物墨如也殿之前接以走廊次則之南獻堂橫互五楹堂之前庭中樹屏一列及置廟垣之外門五楹殿之右脅別置室二楹抑爲完好若此者上以彰大國家禮賢之恩下以激勸臣子盡忠之義何其偉哉昔商王受無道謂已有國不愛乎民欲己有命不畏乎天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比干念己於國位則少師族則叔父所痛者祖宗之大業將墜微子不死則足以繼之祖宗之成法將湮箕子不死則足以傳之是身之於後無復所事率以諫死然則固知其死無益而必死者深欲王之悔過而國所以存且不忍見王之爲惡而國亡也比干死不得不就生不得不忘方其未死之前武王憚而不敢加兵及其既死之後武王觀兵孟津以伐殷以死生爲存亡蓋君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者信矣夫今孟侯之至

首及斯事又豈徒然乎侯名鑄字成仲大名莘野人大定閒第進士得古人休故忠貞之操發於中而行於外如此始廟之新命錄事絳陽李君護作功訖且道予曰此之美事不刻諸石將致湮沒予不能文第得其實而遂爲之樂道云

河南總志以上原列卷七十八

金文最卷三十九

金文最卷四十目錄

碑

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 泰和六年

綏德州新修州學碑 泰和元年

嘉祥縣洪福院碑 泰和二年

鈞州靈泉禪院碑 泰和二年

伏犧廟碑 泰和四年

大茂山總真洞修殿碑 泰和四年

重修潤國禪院碑 泰和五年

鉅野縣漢御史卜公廟碑 泰和五年

三原縣后土廟碑 泰和五年

重建龍神廟碑 泰和六年

立義坊重修社壇碑 泰和八年

立義坊義冢碑 泰和八年

龐雲

失名

失名

馮仲端

石抹輓

岳安常

趙良

張濬

王希哲

鄭澤

任偉

栗希孟

重修趙王廟碑 泰和十年

失名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王若虛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見文雅

王若虛

單州烏延太守去思碑 大安元年

張名闕

清豐縣重修宣聖廟碑

張獻臣

泗水縣重修舜帝廟碑 大安元年

陳恕

洞眞觀碑 大安二年

失名

重修中嶽廟碑 大安三年

趙亨元

眞定府元氏縣開化寺羅漢院重修前殿碑 大安三年

失名

投龍碑 大安三年

劉夔

投龍碑 崇慶七年 以上原列卷八十

失名

金文最卷四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 泰和六年

龐雲

自古之君天下國家者莫不師法孔子至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廟祭孔子以爲先聖又取及門高弟顏子配焉以爲先師釋奠之禮由是著令唐開元中封以王爵諡以文宣宋祥符復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沼之肥鄉縣廟學久廢至宋熙甯元年濮陽李公爲縣尹復修之後六十年值宣靖間歲飢民散盜賊蜂起其學宮悉爲灰燼迨我聖朝受命削平禍亂四方底甯迄今八十年矣戶口滋殖旣庶且富當偃武興文之時凡責承宣職撫字者皆宜以教化爲大務乃縣尹之至者不以此爲心但汲汲簿書獄訟督責賦稅而已俟其考滿受代而去殊不知學校者教化之本原也禮經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仲舒亦謂古之王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教化行而習俗美鄭欲毀鄉校子產不從以其爲治務之本也且國有四民士居其首學以居位曰士士之入學所講誦者詩書禮樂也所修習者德行道藝也相語言者仁義也皆六經典籍所載治國治家治天下之道孔子之至言也講之久矣習之熟矣一旦國家選而用之使之莅官行法施於有政則不待臨事閱習而後能也用能以儒術飭吏事以文雅斷國論所在則化所居則治此非設學養士作成人材之明效耶方今明天子在上崇儒尙文爲治道之先秦和元年以令頒告天下若無廟舍者刺郡以上官爲創建諸縣許士庶自願建立鎮陽張君諱利用字廷玉爲縣主簿以縣之宣聖廟及學舍廢之久矣乃舉令文以咨縣尹意以爲不急之務其議遂寢未幾適以縣尹承省召解印去張君攝縣事乃復申前議於是縣之諸士人與民好事者相勸願以家貲出助而以狀聞於君君

以學之故基卑隘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之地且以面文明之方也乃攻築之其良材堅甃工匠人力凡百所須無不備者經營築構不日而成乃於正位大成殿塑宣聖像及亞聖顏子孟子十哲像前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像冕旒章服制各異數丹青炳然粹容如在講經有堂肄業有齋貯書有庫修膳有廚壯偉闕敞煥然一新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簋簋二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旣成勸諸鄉先生率子弟之秀異者入學修舉子業縣民來觀者無不加肅敬之心焉相與語曰今之肥鄉彬彬然齊魯禮義之鄉也皆主簿張君化之成俗而然也落成進士王天衢等請記於子是爲記

肥鄉縣志

綏德州新修州學碑

泰和元年

失名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卽今綏德是也漢初入於匈奴唐逼於土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爲日久矣且永

下

以得名者亦以夷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而

金文最卷四十一
三
女削髮爲僧尼者不啻數萬而□□□□□□□□□□
而廣□□創始而今皇帝以聰明睿智之資豁達寬仁之德□□
□應卽位之初承正隆凋弊之餘府庫空虛人民憔悴而北□□
幹之□□□□□□□□□□□□□□□□□□□□□□□□
寺觀□□□□□□□□□□□□□□□□□□□□□□□□□□
十里有山曰范山山之南有村曰來范村之西□□舊有□□□□
院馬天德三年崇智示寂遂付師姪景延住持延謹飭之□也極
居村中前臨通衢車馬往還交易聚會朝以繼暮喧囂雜沓又非

淨土□□□□□□□□□□□□□□□□□□□□□□□□□□
居計延卜遷之□□□□□□□□□□□□□□□□□□□□□□
求可以遷修之地得舊院之北古伏犧廟□□□□□□□□□□
之已業也延□□□□□□□□□□□□□□□□□□□□□□
用願施焉然猶未足其用也繼於次東□得劉氏地九□□□□
雄面瞰沃壤園林稼穡則有觀覽之富左則有小山繇互若帳帷
然右則古□□□□□□□□□□□□□□□□□□□□□□□□
和氣先回秋則涼飈首至朝嵐縈霧則掩映而幽深暮霞透日則
返照而明媚形勢之□□□□□□□□□□□□□□□□□□□□
後畀焉延□□□□□□□□□□□□□□□□□□□□□□□□
理乃朝夕□□□□□□□□□□□□□□□□□□□□□□□□
曾□憚勞人咸□之故

金文最卷四十一
四

富者輸□壯者□□匠氏願□其工巧甄者樂爲之鈞陶自大定
四年甲申迄於十年庚□堂殿庖廩寮□□□□□備□□閒
者若□爲之棟者若干翬焉□馬輪焉奐焉壯麗雄偉列甲諸刹
然是院之興也豈止一因一緣而已□蓋天人因感□□□□
□□□□□□非因□□難斥巨浸適湛恩汪濊賜以美名則
不必遷非劉氏父子施與其地則□□遷非眾□□□□□□
□□不敢□□時□□豐家給人足則□□□□□□之行業足
以動人則不能遷惟是六者冥然相契若合符節此所以成此勝
□□□□□□□□延乃□□□□□□吾□甚孤吾□甚□□能
爲此實事之難苟無文記鑱勒堅石歲月寢久誰復知者乃禱僕
族兄祖慶以□□□□□□□□□□□□陵喪□而歸僑寓花林
者凡□□登高陟遐尋幽訪古憩於是院者屢矣因與延游而熟
其爲人而院之始末□□□□□□□□□□□□兄甚見委□□
義有不□□者故撫其實而爲之記時泰和二年歲次戊□月二

十四日立 石刻拓本

鈞州靈泉禪院碑

泰和二年

馮仲端

釋氏之教大率勸善懲惡可以助邦國之治故能久而不已其所
立法蓋亦多門至於建蘭若萃苾芬是其一端也較於眾善□惟
艱哉故聚沙爲塔表積習之初市地以金示純誠之至季世而下
若倡首勸緣隨喜贊助而至是而潤色者成而保全者皆得無量
福果信不誣焉夫字缺四者有僧彥字缺一來自中牟隱錫斯地
勸誘鄉字缺七一方雨暘禱祈之所會大定三年國家許請名額乃
竭力化導字缺十是年八月準敕牒賜名靈惠繼而又以戒牒度門
弟子三人其一字缺九三年八月剃其三日宋涓五年二月字缺九涓
旅院門功績爲最有堂構之譽涓字缺九年十三出家禮穀師受業
至是得度受字缺五迄大定十三年以本師囑累字缺一持是院愈加
增益字缺三院宇堂殿已及五十餘閒輪奐焉奐字缺一壯且麗正字缺一
嚴奉如來之粹容法堂高揭天宮之寶帳阿羅漢列處於偏殿執

金剛對立於正門凡此數事皆涓師之所營辦又以承安四年進
納度小師三人重奔重惠重宣泰和元年進納度小師重詮因曰
是院也吾師創之既已勞矣我輩繼之粗已完矣諸弟子守之宜
其謹矣念昔所賜院額敕牒當為永傳不朽之計遂命工摹勒於
貞石乃託敬公法師求記於予予與敬公則方外友也且道始末
聞之亦足嘉尚義不必辭乃直書歲月以記之時泰和二年七月
初七日史菴老人馮仲端記

新鄭縣志

伏犧廟碑

泰和四年

石抹輓

汜水之東南方五十里有山曰紫金下有村曰魯寨其間有廟存
焉乃伏犧氏之廟也鄉民祭祀歲時不輟恆以月二及十五日香
火禱祈焉泰和四年輓監守榮水磁窯西去魯寨會不數里因民
之祭祀亦敬一謁靈祠既至彼考其遺跡殊無碑文壁記不知其
幾年建立焉惟廟之近南有潭曰磨窩俗傳云伏犧與女媧乃兄
妹當太古時人未息伏犧與女媧各於高山袞磨相合遂為夫婦

而育生民以成世土爾愚甚惑焉且伏犧世始三皇道尊五帝觀
河圖畫八卦之象造書契代結繩之政明大道而化成天下則大
聖人也豈有兄妹為姻以亂人倫哉雖他書有是說亦不足取焉
嘗讀歐陽歸田錄所載謂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江南有大
小孤山在江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
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之婿也余嘗過小孤山下
廟像乃一婦人而俚俗之謬至於如此又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
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余嘗觀其廟像甚
勇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廟此尤可笑
者茲二說蓋歐陽譏祠廟之訛故錄爾今俚俗妄傳者又何怪焉
我輩見斯謬而不為質正雖鄉民日用三牲之祭亦何益焉因與
本村王淵等議欲立石以書本紀使來觀者坦然見帝王之道庶
絕昔日之妄免致後來之惑若夫伏犧之德萬世與天地同流豈
待立石褒美為不朽計哉眾人聞而亦欣然從之因採帝王世紀

錄之於後帝王世紀曰包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雷澤以足履之有娠而生包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歿包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故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故謂之伏犧尙書序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注云伏犧以聖德伏物教人以犧牲故曰伏犧伏字或作宓左傳曰伏犧以龍紀官易繫詞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帝女媧氏亦風姓也承伏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未有諸侯有其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乘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女媧氏沒以次凡十五世皆襲伏犧之號淮南子曰往古之世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

不周載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川積蘆灰以止淫水晉摯虞贊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尙醕醑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王彪之贊悠悠皇犧體寂神澄无爲而化世道之凝不知有之冥威自興因應之跡畫象結繩泰和五年六月朔立

大茂山總真洞修殿碑

泰和四年

汜水縣志

岳安常

竊以深山大澤寔神龍之所居焉觀其陰雨之所晦冥風雲之所吐納協其時而啟閉應其候而殺生非有神爲之主宰亦安能至是耶夫五岳者實洞天之所也據方作鎮列地成形曰東曰南則有岱衡之尊雄曰西曰中則有華崧之鞏固惟北岳恆山者號爲大茂焉前則與太行相連而至於河左則夾廣閭爲輔而入於海上參乎畢昴之精俯臨乎趙代之境高聳峻極乎四千丈磅礴迴迴乎三千里凡有國有家者莫不加禮而致祭則有常典在焉其神峯之西南不二十里於巔厓絕壑之下有洞曰總真古老相傳

謂之金龍洞也其洞極深莫測或有持松炬行數十里有河水湍
流人至此而不敢涉迺爾雅所謂恆山有太元寶泉者得非
是乎歲或旱人不遠千里而來祈禱無不應稍褻瀆則洞中號怒
池水洶湧迅雷烈風應時而作人急焚香謝過乃止由是四方之
人彌加敬信自宋守臣薛安撫嘗親三詣龍祠祈雨皆得感應於
是表上封為利澤侯又加封明惠公迨至本朝因其舊封而不改
今上即位復以金龍負符簡而投於洞中嚴禁樵採仍封閉洞門
以絕出入前舊有龍祠不能究其建立之歲月有杜師者修真士
也於洞側起園室而居已數年矣為人所敬信欲重修殿宇與其
道眾謀之計財無所出鄉豪李敬等皆輕財好義即贊成之於是
富者施財貧者助力匠者輸工故築室採木畚去鋪來蜂攢蠆聚
役畢舉而師未嘗出其堵不踰年而殿宇繪飾一新子友人李師
謂予宜記其事故謹述之泰和四年歲次甲子冬至日立石

通志

山西

重修潤國禪院碑

泰和五年

趙良

竊以恢宏妙道□由□□□□□必□修真之士如來扶世
□□示人覺羣倫冥昧之心□□類倫之苦故□□且異古往
今來未有不宗師者大蓋□教理極淵深功誠廣大做□窮之法
門樹無為之妙行也今魯山□陽石寺有古□一所□潤國院荒
久矣而終不知其所稽諸□記自隋始有乃開皇十□年金紫光
祿大夫張熾所建也有住持□淨□立石□后廢□興數世縣邈
弗可眞知然忽聚忽散少無住持時有里□□省嗜□□□
三十有二夜夢非□二□□□殿忽有一人謂曰汝至三十八
歲壽命終矣復歸□府忽然而覺時□幼穉不足為□后數載一
日郊外遊獵神□昏□□力□忽然猛省則夢得非射使之然
乎言三十八歲命當盡矣今三十有五只有三年陽壽審作何福
業待延其壽因□至古寺見殿宇摧殘聖像潰毀遂思念言豈非
延壽之地乎歸語妻曰我欲修寺用延壽命□□□妻忻然而

謂曰汝欲修寺妻亦同辦夫倡婦隨同成斯事遂禮隆長□為師
 訓□法名明□化本村王□施到法堂地基□開此□人者宿
 神□乃前因后果所感如斯性行温□動有君子之行常存仁
 義之心故此報也同楊斌主典於趙村院請超公住持修建捕基
 數人得石一所傍立二十四孝形像上載之曰邢州內邱瓦匠高
 □妻曰□至此□意欲豐□願修寺時大宋年也至今泰和元
 年超公圓寂復請嚴公住持乃中都昌平□僧也戒德孤高甚有
 勤勤淨明又施金壯鐵像□伽九事羅漢十□法堂內安置與
 人增福延壽乃足寺□也□以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界□
 □□□此功德常在□空有窮際此不可思議□如如大法
 雨不捨亦不取以發迴向無□生可□□□心自性成□身
 不由他悟伏願聖壽萬□文武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
 □□有□資□□有情同登彼□泰和五年歲次乙丑中□□日
 淨明淨妙劉□□□□□□□□□□□□□□□□□□□□石

刻拓本

鉅野縣漢御史卜公廟碑

泰和五年

張濬

若夫崇讓道振時俗正天下之風者斯謂仁人奮忠節勤王事行
 眾人所難者是惟君子誰其有之則卜公其人也公諱式字子伶
 河南人也漢興承秦之弊風俗薄惡民人頑嚚在下者諱帚德鋤
 成不遜之風在位者遠害全身乏忠義之節惟公初以牧蓄為事
 有弟既壯迺脫身□田宅財物盡與弟獨取畜羊百餘入山牧十
 餘載羊至數千頭乃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公分復與者數矣時
 國家方事邊公上書願輸家財之半以助用度上使使問公欲為
 官乎公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事欲言
 乎公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凡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
 樂從何冤之有竊念今邊事方動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
 輸之如此則虜可滅而邊乃安也使者以聞為丞相宏所抑上不
 報數歲乃罷復歸田牧歲餘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盡竭貧民

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公復持錢口十萬與河南口官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公姓名曰是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者乃賜外繇四百人公又盡復與官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公尤欲助費上於是公終長者乃召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口口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公不願為郎上曰朕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公既為郎布衣草躡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見而善之公曰非獨羊也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以治民拜緱氏令其民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朴忠拜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公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褒美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既在職言郡國不便鹽鐵而口年之算可罷上不聽因年老告歸田生二子虎彪虎為沂

口太守彪為水衡都尉公為齊相時子孫多在齊既致政將游於齊病終口此鄉人思慕同助其葬仍為之立祠而歲時祀焉曩經兵革其祠寢壞碑銘無存大定之初四十五代孫并吉任單州司候判官將復營其祠未成其志而遽然告殂哀哉其後并吉二姪一曰海二曰義迺率眾族同為經營載新其廟貌俾精魄有所依歸迨乎落成將立石以紀之屬余為記愚以謂公在家則讓其田宅以與其弟居官則奮其節義以報於君忠孝兩全

拓本

以上原列卷七十九

三原縣后土廟碑 泰和五年

王希哲

竊原混沌既判陰陽遂分穹窿而在上者謂之天盤礴而在下者謂之地天氣資始而不能資生能資生者莫大於地地勢坤坤至柔以和順奉天卒能生成於物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贊美坤之為用也伊六合之外邈無端倪難以形詰置而勿論如以禹治九州之限論之取人易信內有

嵩泰衡華恆五嶽互列江河淮濟四瀆旁流上中下三壤有敘山
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各殊此上所產之物並有所宜皆坤
輿所載而隸主之可見祖萬物子百靈長養無極含宏有餘者矣
略陳人所賴者稼穡人之倉桑麻人之衣棟宇取材於山林器用
運土於埏埴珍藏有金玉珠璣異貨有羽毛齒革以至疾病有請
禱之法出入有所向之方靜而思之人生一世未有須臾不資於
地者故物理論稱其德曰母神曰祇亦曰媪大而名之曰黃地祇
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黃地祇舉八極之外地神州舉王畿
千里之內地所在皆得言之凡立祠廟尤所宜矣若夫三原迺漢
池陽之舊境也縣之東有后土廟在神泉鄉今名龍泉鄉出郭門
直行十餘里至大王村右轉北向入浮山或云釋典所載取象西
方佛國脾浮羅原與此無異可不偉歟又名荆山禹貢所載導岍
及岐至於荆山疏云在馮翊懷德縣南是也其實一山而兩呼之
谷行不遠已達於廟清流遶徑溉數頃以常收古木凌空歷四時

而俱好三門三閒十二架過樂臺正殿曰坤柔五閒三十架獻殿
并撲水八閒二十架仰瞻神像以婦道配天繪塑冠服一如帝后
之狀側有五嶽殿三閒十五架兩廊靈官堂禁神位子孫司客廳
通計二十五閒七十架次東北隅翼然有亭三閒十二架以上屋
宇皆山節藻稅曲盡其妙亭下有湫周圍與亭頗等水色澄湛深
不可測餘水出於正南凡遇歲旱至誠祈禱即日雨作生民蒙潤
多矣三輔閒往往取水於茲登高四望東連唐高祖憲陵西接
武宗端陵二陵相照屹然而起為廟之肘腋也南對長川瞰渭陽
之春樹北依大阜背漆水之驚波為廟之襟帶也谷中地勢或掩
或抱或高或低奇詭不一難於具陳據此形勝實耀下之為最也
每當季春中休前二日張樂祀神遠近之人不期而會居街坊者
傾市而來處田里者捨農而至肩摩踵接塞於廟下不知是報神
休而專奉香火是縱已欲而徒為佚遊何致民如是之繁夥哉粵
有里人梁再興梁勝梁玘昆仲等嘗記遠祖創始之日誠心所感

致有祥雲瑞霽垂覆於地地係已業即於其地南北取五十步東
 西二十五步不受鄉人助緣獨力修成人稱為梁家廟至今父老
 猶話其事祖父梁棟於宋慶歷四年重修父梁再成於紹興十年
 翻修欽遇聖朝太平日久梁氏昆仲於大定二十五年明昌元年
 承安五年泰和元年四次添改修建至於完備一無所缺克遵先
 訓止辦家財亦不假鄉社一毫之助難乎其入矣故世世相承居
 處廟之右出入廟之下永為廟主噫廟成功非是一朝之夕勒
 碑頌德庶傳千載之名戒爾子孫敬哉無替先蒙求記僕謂池陽
 多才俊善屬文老夫憮憤不能為也其請益堅謾索枯腸而書其
 大槩云耳時泰和五年乙丑歲季春上休日謹記

重建龍神廟碑

秦和六年

鄭澤

縣城北七里許有古魏城城西北隅有一泉其實如綫派分□□
 遠護百里活芮之民斯水之功也頃年遇旱歉令尹因而禱之遂
 得神應乃降甘雨始命為龍泉也制小屋圖其形寫龍之貌為鄉

人禱祀之所邇來十有餘載神屋破漏牆壁頽毀圖形剝落日為
 牛羊蹂踐穢雜腥臊之地洎泰和五年自春徂秋歷四甲子無雨
 雖有風雪亦不及農用土地磽确墾種不入夏四月夜有神人
 貽夢於羣牧使袁公茲土憊陽日久子何不親告龍所公夢覺曰
 我以職司此地所部不少況黎人懸懸之心思雨如渴神夢若生
 胡不為之行乃命駕幸所部詣神致酒脯敬陳夜夢陰以祝之其
 夜二更風起雲布甘澤大降乃擇吉日備椒漿桂醕三牲以答神
 應爰命官僚同觀樽俎之盛也澤乃詣神祝曰澤官忝字人昧於
 前知乃令神居處狹隘牛羊無禁斯澤之政闕也然甘澤降矣其
 於耕種之勞足即未足神能驅作百神加之大雨使耕者無礙於
 捍格種者不懷焦悴之患如神響應即集鄉人剗除舊舍建立新
 宇炎炎赫赫必使光明斯神應也如截道飈如鼓石火之疾不
 若也大降甘雨勢如盆傾沛流百川原隰滋茂使禾稼得所耕人
 笑歌乃命鄉人庀工徒具舂鍤祠屋重新丹青四口古木環鬱山

翠迴合乃自然肅敬之地也使巫者啟口大陳羊豕馨香品列以
答神知有山有川卽有靈有所有天有地卽有君有臣向使靈不
應人何以敬臣不信君何以知夫礫石不去壞壁同之蕭艾不去
蘭蕙同之神之無靈草木同之斯人與神其道不遠矣泰和六年
月日

芮城縣志

立義坊重修社壇碑

泰和八年

任偉

竊以人之生也非土無以立命而其所養也非穀無以爲食及乎
其居既有乃粒又豐則報本反始之道烏可闕乎故聖人爲之立
社以教民示報焉成周之法自大夫以下成羣而立社曰置社降
迄秦漢雖非大夫但民居五鄰以上自爲立之曰里社皆壇而不
屋各樹以土地所宜之木所以達天暘仍俾民望而師敬之自爾
沿及於後其閭巷村坊或立或否以興以廢其事固不能一設非
仁者之里其社之常敬者鮮矣立義坊社故老相襲不記其來第
以歲月緜遠基址傾圯不任其祀至大定二年季夏耆老李珪等

相謂曰我里居民不啻滿百且其家曰戶曰竈設有頽毀甯肯坐
視而不葺矧茲眾祈報之所豈全無用心於增飾者乎於是迺卽
日命畚鍤登登馮馮是版是築信宿而新之自時厥後又以其成
孔易所費頗輕眾意因循恬不復顧以致廉隅日以傾階砌日以
平樹木成枯槁兒童戲其上漸爲隙地至泰和二年夏里居曹鑿
毅然發憤曰神依人而行人心之喜神其亦然社圯至此不敬之
甚遂割家貲輦石僦匠特爲完葺未浹旬而工畢次植雙榆日益
滋茂其爽塏嚴潔特殊於昔每二時之祀眾心比比沿象致敬焉
至八年春祭之餘眾議悠久不廢之敬初卒無渝者或曰欲然則
莫若刻之以石歷敘作廢之由置於其側仍構亭以覆之應曰可
遂差等備物鑱石須材與其務不日而成非用心一圖事敏烏能
至此哉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人情皆是也否則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相誘爲博奕者又有之惟是里也異乎此老
訓少以孝長語幼以弟與人以忠出言以信或三餘之暇會究以

經史以古之忠臣義士遞相詰難可不謂仁者之里乎其於祀社之敬不言而喻與夫酒食博奕之徒豈可同日而語哉僕以養拙寓銅川之西山吾儕李天琪與一二鄉友不遠百里特來求記辭不獲已兼敝居依郭稔知其事非敢爲佞故不讓而識之以示來者

潞州志

立義坊義冢碑

泰和八年

栗希孟

嘗聞人之既富則仁義從而興焉此乃人情通論其行之也不過捐已之有施與不怠賑乏周無而已知有廣利益之心無閒存亡以至掩骼斂朽而樂爲之者以此知其人心之運深淺相懸詎能一揆而測亦非貧富有無之閒矣立義坊乃本邑之仁里也每春秋社祭之餘又議以利澤之溥不求其報者曰自五季干戈之亂洎宋末寇盜相仍其天非命不可勝數距東門外未遠二里京觀在焉每雲昏雨濕啾啾之聲乍有乍無其冤魂滯魄末由振拔與其他所用心豈若於斯時一奠醑賻之以錢幣其益不亦多乎同

音贊之曰餘莫加此遂自大定戊戌歲由王朗等爲首越清明未至三日糾斂香紙果饌仍命緇徒詣其所作梵誦經爲資薦之具自始迄茲三十餘禩威儀愈至於肅整牢醴復如其豐潔雖造次緩急曾不一廢其利之沾有可驗者至泰和八年三月又於郭東北坊後置墳一所縱橫如式眾約應有遺餘暴露枯骸之無主並以時斂其用心之仁不亦溥哉且他人之仁或利而行之或有所畏避而行之舉斯眾以較其於安利殆庶幾乎念利及幽旣設之以莫祀又立之以墳兆求之古人見亦無幾昔王恠之葬書生流芳古昔王果新石崖之斂乃親見其人或銘碣預報而爲之然猶爵顯當時名流竹素爲後人之美談矧若輩推心至是其陰功利宜然難究言將見由此之後是里也士者貴農者富工者成商者通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繼踵而出焉僕與眾非止一日之雅念有善不揚殆失君子之行故撫其實刻諸翠珉以示後世冀無輟其事焉

潞州志

重修趙王廟碑

泰和十年

夫名

嘗聞歷代明王聖主忠臣烈士為國而崩薨之後京畿城邑聚落之處無不建祠堂而乃祭享一方之血食況不負生前輔治之明忠矣縣治之西距半舍許白寺山隅有古跡晉國趙王神祠在焉始建於大唐開元九年屢罹兵燹焚蕩無存焉迄今大金泰和十年庚午之歲有本縣長豐鄉白寺寨居民趙弁頓發誠意謀諸是邑鎮居鄉村善士同心各捐白金青蚨或馬牛羊豕協助口口木工鳩工梓梓遂構正殿三楹內塑神像東西兩掖牲廚神庫三門煥然一新規模壯麗侈於昔者工始於是歲仲春至孟冬落成凡百工役之作眾神陰佑不聞其喘息之聲乃易為矣廟貌嚴儼使斯居民致祭者有所起敬焚修者有所瞻仰下口生民獲無疆之福上祝皇圖億萬載之鞏固恐歲久湮沒姑記其石以延歲月云爾是以為記時大金泰和十年歲次庚午仲冬上旬立石

石錄

濬縣金

雷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王若虛

昔子閒居於東垣聞沃州雷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既而知其為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味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為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為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即之愈深不覺歎服益以所傳不誣可信翼日別去子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為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遏而懲仁廉不率而興煦風洽洽稿蘇暍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又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焉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

也叢爾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
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況
吾公妙哉守令之重尙矣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於其母
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豈易
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役之言不忘而予亦樂
爲之道也公妙諱微咸平之平郭人登第於承安之丁巳其始任
建州軍判既以廉陞故超授雷晉云

單州烏延太守去思碑

大安元年

張名闕

烏延太守公銳隆州人也自先代以來有安邦定社之勳分茅列
土變世不絕公幼聰敏好學不倦年甫弱冠登進士第其臨政也
剛明果決凡可以爲斯民利者斷然必行曾不爲小節拘眾人罕
測望風敬憚所至爲治最自刑部外郎遷單守來署邑事甫下車
民有訴其水患者曲加矜恤轉覆上司獲免租稅而民得以安不
意宋人寒盟侵擾邊鄙聖人赫怒命將出師以征不庭當是時也

軍旅之用飛芻輓粟之役一出於民河南最爲近邊其閒應辦方
之餘路爲多本縣所派糧車數百輛丁草六十餘萬捆公知民之
難特申行部得以減免又發養驛馬七百匹見其羸瘦者但以温
言勸諭勒令秣食不踰月而肥腴人亦無苦於鞭笞者漕運船五
百餘隻挽夫千有餘人適值大河流漸遂爲申覆俟春正起運夫
減其半故民力不疲而官事辦公之施爲皆此類也非上以盡憂
國之心下以拯愛民之意而能然乎迨南宋來成百姓息肩卽勸
課農桑興修學校敦孝弟別長幼未及期年而風俗丕變雖漢黃
霸之任潁川召父之守南陽少卿之莅渤海文翁之治西蜀當與
並驅爭先矣朝廷選公卿之良吏知公之爲政如此待以不次加
少中大夫授戶部郎中復過斯邑邑人攀轅遮道歌詠其德邑中
耆宿俱相謂曰何若寫諸貞珉傳之不朽乃命工刻石於官廳之
側令後之爲民師帥者得以勸焉

魚臺縣志

清豐縣重修宣聖廟碑

張獻臣

水出於源涸其源則流不長木出於山伐其材則山不茂物固有
所自出也於其所自出者而有以字缺三則取之不竭用之不窮尚
何流之淺材之乏哉學校人才所自出也學校之廢欲人才之多
其可得乎故學校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自有虞氏有大學小學之
別上庠下庠之分三代以來雖質文殊尚損益不同而學校之設
未之有改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文見於
載籍其法施於後世者莫備於成周家有塾黨有庠郡有序國有
學重之以師儒敦之以教化使衣冠絃誦於其間者皆得熏陶乎
忠信孝弟之風饜飶乎仁義禮樂之說以至道德一而風俗同近
自京師遠及諸夏無有不被其化者以學校之設徧於天下及於
四海故也吾夫子踵武古聖以詩書禮樂之文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之道鳴於洙泗之上溢乎齊魯之間從之受業者三千餘人相
與講明傳授有得聖人之一體者有具聖人之體而微者其速肖
者僅七十人或入室或升堂有以德行言語文章政事著名者類

皆聖人教訓而成之也而後高祖誅項羽漢兵圍魯其中絃誦之
音不絕是時去聖人已三百餘年尚循循道義不更所守豈非素
染聖人之遺化者哉惜吾夫子有德無位若當居周公之位則天
下之化幾何不為東周者哉自漢而下當塗之君豈無意於上世
之隆然不能發明先王之意京師雖立學郡邑則無聞焉蜀郡之
學校文翁能興之天下之郡守安得人人如文翁焉桂陽之學校
衛颯能修之天下之郡守安得人人如衛颯焉嗟夫當時之立學
不始於在上反始於在下宜乎養士之方止及於一郡不徧於天
下為漢之君臣其亦可愧也哉自後雖隆於貞觀開元之閒天下
之士烏集於京師徒炫耀一時而已又豈有上世聖哲教人之字缺
我國家累聖相承其於學校尤為留意洪惟聖上學本生知智
由天錫觀人文以化天下豐聖德以宜日中贊神化之丹青啟羣
聖之耳目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以作成天下人才
又許破省字缺錢蓋文宣王廟其贍學田顧役事字缺官者還之

抑見儒化文風洋溢乎四表矣然而尙鮮有賢守令推上德意敦崇五教化及野人焉按圖經清豐縣乃舊之德清軍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雞犬之音相聞舊有宣聖廟歲久不葺止有正殿大門而已然而上漏旁穿垣壁頽毀荒涼殆甚大安元年洛水宋鶚者方爲縣簿與縣尉幹勒義歎學校之久廢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尙德化民成俗之意親破已俸勸誘進士李山等補漏完缺創修齋廊挾廈二十餘間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仍具籩豆簠簋樽彝爵弁薦獻之器以修春秋釋奠朔旦釋菜之禮故能役而不怨勤而不費君子可以觀政使圓冠方領而至者涵泳聖澤沐浴道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遙口吟手披優入聖人之域行見英俊輩出學優而仕他郡不能偕矣一日縣簿宋公尺書來爲求紀其實余嘉宋公不務苟簡於一時深有贊助邦家化民成俗之意使邑人瘠於義者今焉腴於道昔之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乎書碑刻石於堂以紀落成之歲月大安改元中元日

泗水縣重修舜帝廟碑

大安元年

陳恕

帝舜有虞氏按帝王世紀曰自顓頊以至舜七世矣舜姓姚氏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長敬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名重華字都君家本冀州其母早死瞽瞍再娶而生象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舜能諧和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於歷山之陽耕者皆讓畔漁於雷澤漁者皆讓淵陶冶於河濱陶者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於是乃命舜爲司徒太尉試以五典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命舜代已攝政明年正月舜始受終於文祖以太尉行事

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年八十口口仲冬甲子月
次於畢始即真以土承火色尙黃以正月元日格於文祖申命九
官十二牧以禹爲司徒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
而使禹攝政五年崩年百一十歲也尙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此閒舊有舜帝廟居民每遇歲旱求之曾
不崇朝沛然雨足以其年深廟貌聖像廢壞本村夏聚等鄉中糾
率村眾因其弊而更新之庶盡鄉人欽崇之意囑予作文以紀其
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之日事迹顯然可見乃命工具刊翠珉
將告來者大安元年二月日陳恕撰

石刻拓本

失名

洞真之觀起自楊公楊公之來本口口口澗川人氏素耽山水年
踰不惑遂別鄉口口邱壑抵萊蕪近山口觀其山明水秀是口口
焉之計故乃結菴修道養志凝神泊泰和中年踰耳順喟然長歎
曰身沒之後菴口誰主耳惜乎學道之因謬爲愚俗所踐也口乃

洞真觀碑

大安二年

拂衣長往東居棲霞啟於長春子邱君曰身將老邁本菴無主願
捨先主邱君曰他州別路我菴尙棄安用爾爲楊公懇禱再三邱
君曰若肯堅志立契交錢可受遂依所主昨於戊辰年益都府君
賣名額邱君遂令同道王玖前來買山口并白鶴口爲洞真觀庶
幾一方千載永爲作福之地耳大安二年十月望日

石刻拓本

重修中嶽廟碑

大安三年

趙亨元

天道信覆物廣焉地道貞載物溥焉品彙亨巨細分焉山嶽莫尊
卑位焉夫稟天地貞信之道鍾渾厚精秀之氣據高大峻遠之形
而神居其中者獨維嵩高之靈乎爰古迄今載在祀典尊帝號嚴
廟口騰耀烜赫繇歷及千百禩之閒而豈不爲雄望偉望歟肆哉
國家補闕興廢歲時祀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禮也越自大安二
年三月工部以符下河南府慮其曠日持久湮壞殞剝給錢命官
俾完葺而修起之委芝田主簿邵公親督其事公乃申請於府乞
登封縣主簿懷遠陔滿公佐焉且曰天地之道貴信貴貞神靈之

心精爽爲應豈有爲人臣者翼戴上命而肆誣矯不以誠哉公乃率其同佐諭以下情於是齋沐勤瘁朝夕爲務籌計所費摹度其功不窳斂以動人不徵求而逼物工匠畢輟而不愛其力胥吏催督而罔逞其私故所費者省而其功大以四月十七日始役十月初一日告成陔滿公贊就其事正殿廊廡雙亭草參亭門額丹楹畫棟翠瓦朱葢煥若一新內遵制度外飾采色其文質彬彬然自非公以誠而感眾眾以誠而徯公其孰能與於此市人居之者喜其易營而獲於利路人瞻之者樂其載完而肅於儀井邑駢集城陘閩聚一方之受賜多焉公不矜其功不伐其勞而嘿如也或有勸公薦誠禱祈者公應之曰豈有徼一時之福利於一己哉方今明天子在上化民示儉盡物體誠彌綸輔相天地之道臣下當以誠而奉行之敢自私焉將見上帝垂恩儲祉符瑞紹至請其升中之禮俾萬世激清流揚微波騰茂實蜚英聲是所願焉故摭口而敬爲之銘曰

天清地甯品物流形氣鍾山嶽嵩高維靈聿新廟貌報存禮經棟宇制度俎彝典刑斲削材桷繪飾丹青飛簷峻廡漆牖華櫺孔明祀事德薦維馨至誠可報敬以言銘寫立貞石炳如日星神兮贊治億萬斯齡大安三年三月日立石石刻拓本

眞定府元氏縣開化寺羅漢院重修前殿碑 大安三年

劉夔

竊觀開化寺殿閣宏麗材木森聳前列兩廊殊分十院顯梵宇之尊崇實元氏之嘉善也惟羅漢之宏敞占東南之一隅前殿後堂東廚西寮特按僧門之制度因值兵火焚毀前宇我國家撫定之初歲次天會庚戌賴有二農士趙雄郭亮助先師智顯復建是宇奈人心終未安妥僅得木石草具粗備風雨四壁閒曠方至明昌歲逢癸丑纔是吾僧住持是院俗姓梁氏法號道宣易圓覺之經講唯識之論戒律精嚴耳不聽於凡聲目不視於非色出入秋毫無所犯德眾日增補南殿之久廢創吻瓦之一新事事無不周備

而更嚴飾內像擱換七佛妝染百金水陸一堂工費千索非吾僧
之至善而莫能與也俱所獲利養而不積罄乎所有盡給齋供之
用兼贍往來之賓仍施本院舊產悉歸常住不遺寸壤眾口籍籍
誰不欽羨遂推伏入於長老之位以至街談里語但見落髮而不
循者反以顛倒之言而呼梁唯識之號其行業有如佚者以今方
古斯人難得不其然乎本院郡弟遇暹輩竊恐吾師之名久同滅
裂遂乃命工採石以鐫始末度傳之不朽特召僕以代其說即應
之曰老亦歸釋曾預於講席之下屢欲陳頌以播德恐貽於詔而
況見召乎遂筆以載其事記歲月之云耳大安三年歲次辛未重
陽日石刻拓本

投龍碑 大安三年

失名

大金大安三年冬十二月廿九日宣差體元口師中都太極宮提
點賜紫李大方并鍊師劉道門被旨於崇慶改元春上七日詣太
極宮羅天大醮三晝夜千二百分擇初四日御署青詞五日入齋

七日子時散壇遣官行禮載敕高功捧玉簡金龍環壁之懇遍詣
名山大川岳瀆水府投送為國祈恩與民請福冀凶寇不生甘霖
時作始東封泰安岳祠投龍伸表即日有瑞鶴之祥膏雨之潤次
及天壇濟瀆嵩山中嶽皆獲雨雪之孚再至西嶽投口一夕雨足
來和氣屏凶災已而之終南太一元君廟池炷御香焚密旨導靈
湫晝夜小雨霏霏次夕沛然而足仕民歡泰萬口一聲皆曰賴聖
天子在上精誠所感旋獲膏液歲登之望立可待也況大方叨預
皇華之遣敬伸丹素之誠自開元以來七百年矣司馬天師之後
今第二番非世道交興曷以得此且朝受命夕飲冰敢不兢兢其
職適以假道臨潼往迴駐足華清宮即愚舊隱之地荷闔宮淨眾
在縣道民具威儀陳清奠美霖告霑足入處降香七獲靈應而
獨恆嶽未然以待他日因書之壁敬紀聖朝神應之速將告諸來
者以激其精誠之至云石刻拓本

投龍碑

崇慶七年

失名

宣元投龍使體元大師中都太極宮提點李太汝廣道同鍊師劉
 道元道奉聖旨欽詣嵩山靈嶽投送金龍假道於此宿僊鶴觀賴
 主公鄉友宗人見勞以清茶談心終夜不能已也因誦石刻端明
 侍郎詩天后韻偶得拙惡漫次其韻呈仙鶴主人以為後時故事
 時大金崇慶改元二月春五十四日也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八十

金文最卷四十

